

大宗紀畧

聃季本姬姓周文王第十子封於沈子爵為古沈子國今河南平輿沈亭即其地也自聃季以下世為諸侯至春秋時魯成公八年沈子揖為晉所滅國亾揖子逞奔楚子孫以國為姓按文王娶太姒生子十人長伯邑考次則武王發次則周公旦次則管叔鮮次則蔡叔度次則曹叔振鐸次則霍叔武次則成叔處次則康叔封次則聃季詩有麟趾螽斯之誦蓋謂此也及武王應天順人光有天

下封兄弟之國聃季最幼未封其後錫爵為子食采於沈因以為氏聃季公實為受封得姓之始祖

云 又按姬姓實始於少昊金天氏名摯其母感大星如虹下臨華渚之祥而生帝都曲阜以金德王在位四十八年 帝嚳名姁少昊之孫蟠極之子佐顓頊封於辛代為天子都亳以木德王在位七十五年帝嚳元妃姜源生稷封於邰傳公劉至古公亶父生季歷季歷生昌為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為文王以此考之與史所稱金 氏之後若合符節焉

戎 字威卿濟陰太守靖之子為州從事降劇賊尹良光武嘉其功封為海昏縣侯辭不受後又改封善述侯因避地徙居會稽烏程之餘不鄉遂家焉即今之吳興武康也吳興沈氏之盛自此始其後子孫見於史傳者一百五十八人皇后三人尚主者五人至今為吳興之冠戎墓在金鵝山墓時有金鵝飛集三鳴而去其後沈氏通顯故諺云金鵝鳴沈氏興公實為始遷吳興之祖故今沈以吳興為郡

按湖州府誌餘不溪在縣東李宗諤圖經云其水清澈餘則不故名 又按金鵝山在縣西南五里相傳古有金鵝出沒其處每或聞其聲後

漢述善侯沈戎墓其下金鵝飛集三鳴而去後
沈之族通顯今山之陽三村名上初鳴中初鳴
下初鳴表其異也絕頂有池深五尺水冬夏不
竭

萱 字明善宋太祖開寶自郡城徙居東林山東林
之有沈氏蓋自公始也 按湖州府誌東林山在
縣西南五十四里突兀於菰蒲溪泊中又具錦峯
其巔有塔王維有詩詳載於後

思 字持正

勁 字世堅吳興武康人父充之敗勁當坐誅鄉人
錢舉匿之得免其後竟殺讐人勁少有節操哀父

死於非義志欲立勲以雪先耻年三十餘以刑家
不得仕進郡將王胡之深異之及遷北平將軍司
州刺史將鎮洛陽上疏曰臣當藩衛山陵式遏戎
狄雖義督群心人思自奮然方翦荆棘奉宣國恩
艱難急病非才不濟吳興男子沈勁清操著於鄉
黨貞固足以幹事若令勁叅臣府事義附亦衆勁
父充昔雖得罪先朝然其門戶累蒙曠蕩不審可
得特垂沛然許臣所上否詔聽之勁既應命胡之
以疾病辭職升平中慕容恪侵逼山陵時冠軍將
陳祐守洛陽衆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効力因
以勁補冠軍長史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以助祐

擊賊頻以寡制衆而糧盡援絕祐懼不能保全會
賊寇許昌祐因以救許昌為名興寧三年留劬以
五百人守城祐率衆而東會許昌已沒祐因奔崖
塢劬志欲致命欣獲死所尋為恪所攻城陷被執
神氣自若恪竒而將宥之其中將軍慕容虔曰劬
雖竒士觀其志度終不為人用今若赦之必為後
患遂遇害恪還從容言於慕容暉曰前平廣固不
能濟辟閭今定洛陽而殺沈劬實有愧於四海朝
廷聞而嘉之贈東陽太守子赤黔為大長秋赤黔
子叔任少有幹質初為山陰縣令職務靡不舉者
義熙中為益州刺史

警字世明叅軍賀子也惇篤有行業學通左氏春
秋謝安命為叅軍甚相敬重警內足於財為東南
豪士無進任意謝病歸安固留不止乃謂曰沈叅
軍卿有獨善之志不亦高手警曰使君以道御物
前所以懷德而至既無用佐時故遂飲啄之願爾
還家積載以素業自娛前將軍王恭鎮京口與警
有舊好復引為叅軍手書殷勤苦相招致不得已
而應之尋復謝去子穆夫仲夫任夫預夫佩夫穆
夫字彥和少好學通左氏春秋王恭命為前將軍
主簿謂警曰足下既執不拔之志高卧東南故屈
賢子共事非吏職嬰之也後為餘姚令穆夫子深

子雲子田子林子虔子

田子字敬光穆夫第三子也從武帝尅京城進平建鄴叅鎮軍事封營道縣五等侯帝北伐廣固田子領偏師與龍驤將軍孟龍符為前鋒龍符戰沒田子力戰破之及盧循逼都帝遣田子與建威將軍孫季高海道襲破廣州還除太尉叅軍淮陵內史賜爵都鄉侯義熙八年從討劉毅十年從討司馬休之除振武將軍扶風太守十二年武帝北伐田子與順陽太守傅弘之各領別軍從武關入屯據清泥姚泓率步騎數萬奄至清泥田子欲擊之傅弘曰彼衆我寡難可與敵田子曰師貴用奇不必在衆弘猶固執田子曰衆寡相傾勢不兩立若使賊圍既固人情喪沮事便去矣及其未整薄之必尅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志也便獨率所領鼓譟而進賊合圍數重田子乃棄糧毀舍躬勒士卒前後奮擊賊衆一時潰散所殺萬餘人得泓偽乘輿服御武帝表言其狀長安既平武帝譙於文昌殿舉酒賜田子曰咸陽之平卿之功也即以咸陽相賞乃授咸陽始平二郡太守

林子字敬士田子弟也少有大度年數歲隨王父在京口王恭見而奇之曰此兒王子師之流也嘗與衆人共見遺寶咸爭趨之林子直去不顧年十

三遇家禍兄弟沉伏山澤無所投厝會武帝討孫
恩林子乃流涕陳情帝載以別船遂盡室移京口
帝分宅給焉林子博覽衆書留心文義從尅京城
進平都邑時年十八身長七尺五寸與兄田子還
東報讐斬其首以祭祖父墓及帝為揚州辟為從
事領建熙令封資中縣五等侯從伐慕容超平盧
循並著軍功後從征劉毅叅太尉軍事復從討司
馬休之武帝每征討林子輒摧鋒居前時賊黨郭
亮之據武陵林子率軍討之斬亮之於七里澗武
陵平復討魯軌於石城軌棄衆走襄陽復追躡之
襄陽既定權留守江陵武帝伐姚泓復叅征西軍
事加建武將軍統軍為前鋒從汴入河偽并州刺
史河東尹昭據蒲坂林子於陝城與冠軍檀道濟
同攻蒲坂龍驤王鎮惡攻潼關姚泓聞大軍至遣
偽東平公姚紹爭據潼關林子謂道濟曰潼關天
阻所謂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危力屈若使姚紹
據之則難圖也及其未至當并力爭之若潼關事
捷尹昭可不戰而服道濟從之及至紹舉關右之
衆設重圍圍林子及道濟鎮惡等道濟議欲渡河
避其鋒或棄捐輜重還赴武帝林子按劍曰下官
今日之事自為將軍辦之然二三君子或同業艱
難或荷恩罔極以此退撓亦何以見相公旗鼓耶

塞并焚舍示無全志率麾下數百人犯其西北紹
衆小靡乘其亂而薄之紹乃大潰俘虜以千數悉
獲紹器械資實時諸將破賊皆多其首級而林子
獻捷書至每以實聞武帝問其故林子曰夫王者
之師本有征而無戰豈可復增張虜獲以示誇誕
昔魏尚以盈級受罰此亦後乘之良轍也武帝曰
乃所望於卿也武帝踐祚以佐命功封漢壽縣伯
固讓不許永初三年卒追贈征虜將軍元嘉二十
五年謚曰懷少子璞嗣

璞字道真林子少子也童孺時神意閑審文帝召
見竒璞應對謂林子曰此非常兒也初除南平王

左常侍文帝引見謂之曰吾昔以弱年出藩卿家
以親要見輔今日之事意在不薄王家之事一以
相委勿以國官乖清途為罔罔也元嘉十七年始
興王濬為揚州刺史寵愛殊異以為主簿在職八
年神州大寧又無謗譏璞有力焉累遷淮南太守
璞子約字休文別有傳

演之字臺真吳興武康人也高祖充晉車騎將軍
吳國內史曾祖劭冠軍陳祐長史戍金墉城為鮮
卑慕容恪所陷不屈節見殺追贈東陽太守祖赤
黔廷尉卿父叔任少有幹質初為揚州主簿高祖
太尉叅軍吳山陰令治皆有聲朱齡石代蜀為齡

石建威府司馬加建威將軍平蜀之功亞於元帥
即本號為西夷校尉巴西梓潼郡太守戍涪城東
軍既反二郡疆宗侯勦羅奧聚眾作亂四面雲合
遂至萬餘人攻城急叔任東兵不滿五百推布腹
心眾莫不為用出擊大破之逆黨皆平高祖討司
馬休之齡石遣叔任率軍來會時高祖領鎮西將
軍命為司馬及軍還以為揚州別駕從事史以平
蜀全涪之功封新寧縣男食邑四百四十戶出為
建威將軍益州刺史以疾還都義熙十四年卒時
年五十長子融之蚤卒演之年十一尚書僕射劉
柳見而知之曰此童終為令器家世為將而演之

折節好學讀老子日百遍以義理業尚知名襲父
別爵吉陽縣五等侯郡命主簿州辟從事史西曹
主簿舉秀才嘉興令有能名入為司徒祭酒南譙
王義宣左軍主簿錢塘令復有政績復為司徒主
簿丁母憂起為武康令固辭不免到縣百許日稱
疾去官服闋除司徒左司掾州治中從事史元嘉
十二年東諸郡大水民人飢饉吳義興及吳郡之
錢塘升米三百以演之及尚書祠部郎江邃並兼
散騎常侍巡行拯卹許以便宜從事演之乃開倉
廩以賑飢民民有生子者口賜米一斗刑獄有疑
枉悉制遣之百姓蒙賴轉別駕從事史領本郡中

正深為義康所待故在府州前後十餘年劉湛劉
威等結黨欲排廢尚書僕射殷景仁演之雅伏正
義與湛等不同湛因此讒之於義康嘗因論事不
合旨義康變色曰自今而後我不復相信演之與
景仁素善盡心於朝廷太祖甚嘉之以為尚書吏
部郎十七年義康出藩誅湛等以演之為右衛將
軍景仁尋卒乃以後軍長史范晔為左衛將軍與
演之對掌禁旅同叅機密二十年遷侍中右衛將
軍如故太祖謂之曰侍中領衛望實優顯此蓋宰
相便坐卿其勉之上欲伐林邑朝臣不同唯廣州
刺史陸衡與之贊成上意及平賜群臣黃金生口

銅器等物演之所得偏多上謂之曰廊堂之謀卿
叅其力平此遠夷未足多建茅土廓清京都鳴鸞
東岱不憂河山不開也二十一年詔曰搃司戎政
翼贊東朝惟允之舉匪賢莫授侍中領右衛將軍
演之清業貞審器思沈濟右衛將軍晔才應通敏
理懷清要並美彰出內誠亮在公能克懋厥猷樹
績所莅演之可中領軍晔可太子詹事晔懷逆謀
演之覺其有異言之太祖晔尋事發伏誅遷領國
子祭酒本州太中正轉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率
雖未為宰相任寄不異也素有心氣疾病歷年上
使卧疾治事性好舉才申濟屈滯而謙約自持上

賜女伎不受二十六年車駕拜京陵演之以疾不從上還宮召見自勉到坐出至尚書下省暴卒時年五十三太祖痛惜之追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貞侯之子睦位黃門侍郎通直散騎常侍睦弟勃太宗泰始中為太子右衛加給事中勃弟統大明中為著作佐郎演之凡融之子暢之襲封寧新縣男大明中為海陵王休茂北中郎諮議叅軍贈黃門郎子畢嗣演之兄子坦之仕齊位都官郎坦之子顛別有傳

慶之字弘先吳興武康人也凡敵之為趙倫之征虜叅軍監南陽郡擊蠻有功遂即真慶之少有志

力晉末孫恩作亂使其衆寇武康慶之未冠隨鄉族擊之屢捷由是以勇聞荒擾之後鄉邑流散慶之躬耕隴畝勤苦自立年三十未知名徃襄陽省趙倫之見而賞之倫之子伯符為竟陵太守倫之命伯符拔為寧遠中兵叅軍竟陵蠻屢為寇慶之為設規畧每擊破之伯符由此致將帥之稱永初二年慶之除殿中員外將軍又隨伯符隸到彥之北侵伯符病歸仍隸檀道濟道濟白文帝稱慶之忠謹曉兵上使領隊防東掖門稍得引接出入禁省領軍劉湛知之欲相引接謂曰卿在省年月久遠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

轉不復以此仰累尋轉正員將軍及湛被收之夕
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履韎縛袴入上見而驚
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
服遣收吳郡太守劉斌殺之遷始興王濬後軍行
叅軍員外侍郎元嘉十九年雍州刺史劉道產卒
群蠻大動征西司馬朱修之討蠻失利以慶之為
建威將軍率眾助修之失律下獄慶之專軍進討
大破緣沔諸蠻禽生口七千人進征湖陽又獲萬
餘口後為孝武撫軍中兵叅軍孝武以本號為雍
州隨府西上征蠻寇屢有功還都復為廣陵王誕
北中郎中兵叅軍加建威將軍南濟陰太守雍州
蠻又為寇慶之以將軍太守復隨王誕入沔及至
襄陽率後軍中兵叅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等
伐沔北諸山蠻大破之威震諸山群蠻皆稽顙慶
之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群蠻惡之號曰蒼頭公每
見慶之軍輒畏懼曰蒼頭公已復來矣慶之引軍
出前後破降甚眾又討大羊諸山蠻緣險築重城
施門櫓甚峻慶之連營山下營中開門相通又令
諸軍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外汲兼以防蠻之火
頃之風甚蠻下山人提一炬燒營火至輒以池水
灌滅之蠻被圍守日久並飢乏自後稍出歸降前
後所獲蠻並移都下以為營戶二十七年遷太子

步兵校尉其年文帝將北侵慶之諫曰道濟再行
無功彥之失利而反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恐
重辱王師上曰王師再屈別有所由道濟養寇自
資彥之中途疾動虜所恃唯馬夏水浩大泛舟濟
河則礪礪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剋此二戍館
穀吊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慶之固陳不可丹陽
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並在坐上使湛之等難
慶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
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
上大笑及軍行慶之副玄謨玄謨進圍滑臺慶之
與蕭斌留守礪礪仍領斌輔國司馬玄謨攻滑臺
積旬不拔魏太武大軍南向斌遣慶之將五千人
救玄謨慶之曰少軍輕往必無益也會玄謨退還
斌將斬之慶之諫乃止蕭斌以前驅敗績欲死固
礪礪慶之以為不可會制使至不許退諸將並宜
留斌復問計於慶之慶之曰關外之事將所得專
詔從遠來事勢已異節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空
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
聲曰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玄謨自以
退敗求戍礪礪斌乃還歷城申坦坦護之共據清
口慶之乘驛馳歸二十九年師復行慶之固諫不
從以立議不同不使北出是時亡命司馬黑石廬

江叛夏侯方進西陽五水誑動群蠻自淮汝至江
沔咸離其患乃遣慶之督諸將討之制江豫荆雍
並遣軍受慶之節度三十年孝武出次五洲總統
群帥慶之從巴水出至五洲詔受軍畧會孝武典
籤董元嗣自建鄴還陳元凶弒逆孝武遣慶之引
諸軍慶之謂腹心曰蕭斌婦人不足數其餘將帥
並易與耳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時元凶密與
慶之書令殺孝武慶之入求見孝武稱疾不敢見
慶之突前以元凶手書呈簡孝武泣求入宮與母
辭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常願報德今日之事
唯力是視殿下是荷疑之深帝起再拜曰家國安

危在於將軍慶之即勒內外處分府主簿顏峻聞
慶之至馳入見帝曰今四方尚未知義師之舉而
劭據有天府首尾不相應赴此危道也且待諸鎮
唇齒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方興大事而黃頭
小兒皆叅預此禍至矣宜斬以徇衆帝曰峻何不
拜謝峻起再拜慶之曰君但知筆札之事於是處
分旬日內外整辦時皆謂神兵百姓欣悅衆軍既
集假慶之為武昌內史領府司馬孝武至潯陽慶
之及柳元景等並勸即大位不許劭遣慶之門生
錢無忌齎書說慶之解甲慶之執無忌白之孝武
踐祚以慶之為領軍將軍尋出為南兗州刺史加

都督鎮盱台封南昌縣公孝建元年魯爽反遣慶
之與薛安都等往討之安都臨陣斬爽進慶之號
鎮北大將軍尋與柳元景俱開府儀同三司固辭
改封始興郡公慶之以年滿七十固請辭事以為
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固讓乃至稽顙
自陳言輒涕泣上不能奪聽以郡公罷就第月給
錢十萬米百斛衛史五十人大明三年司空竟陵
王誕據廣陵反以慶之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固讓以南兗州刺史加都督率眾討之誕遣
客齎書說慶之餉以玉環刀慶之遣客反數以罪
惡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曰沈公君白首之年何
為來此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使
僕來耳慶之塞塹造攻道立行樓土山并諸攻具
時夏雨不得攻城上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免慶
之官以激之詔無所問誕餉慶之食提挈者百餘
人慶之不聞悉焚之誕於城上投函表令慶之為
送慶之曰我奉詔討賊不得為汝送表每攻城慶
之輒身先士卒上戒之曰卿為統任當令處分有
方何須身受矢石耶自四月至七月乃屠城斬誕
進慶之司空又固讓爵于是與柳元景並依晋密
陵侯鄭袤故事朝會慶之位次司空元景在從公
之上給郵吏五十人門施行馬四年西陽五水蠻

復為寇慶之以郡公統諸軍討平之慶之居清明門外有宅四所室宇甚麗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夜携子孫徙居之以宅還官悉移親戚中表於婁湖列門同開馬廣開田園之業每指地語人曰錢盡在此中身享大國家素富厚產業累萬金奴僮千計再獻錢千萬穀萬斛以始興封優近求改封南海郡不許妓妾十數人並美容工藝慶之優游無事盡意歡愉自非朝賀不出門每從游幸及校獵據鞍陵厲不異少壯太子妃上孝武金鏤七筋及杆杓上以賜慶之曰觴酌之賜宜以大夫為先也上嘗歡飲普令群臣賦詩慶之粗有口辯手

不知書每將署事輒恨眼不識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口授師伯上即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微生過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悅衆坐並稱其詞意之美孝武晏駕慶之與柳元景等並授碩命遺制若有大軍旅及征討悉委慶之每朝賀常乘猪鼻無幟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騎履行園田每農桑劇月無人從行遇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遊履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時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及賜几杖並固讓柳元景顏師伯嘗詣慶之會

其游田元景等鳴笳列卒滿道慶之獨與左右一人在田見悄然改容曰夫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吾與諸公並出貧賤因時際會榮貴至此唯當共思損挹之事老子八十之年目見成敗者已多諸君炫此車服欲何為乎於是挿杖而耘不為之顧元景等徹侍褰裳從之慶之乃與相對為歡慶之既通貴鄉里老舊素輕慶之者後見皆膝行而前慶之嘆曰故是昔時沈公義陽王昶反慶之從帝渡江總統眾軍帝凶暴日甚慶之猶盡言諫諍帝意稍不悅及誅何邁慮慶之不同乃開清溪諸橋以絕之慶之果往不得渡而還帝又忌之乃齋

藥賜死時年八十及死贈賻甚厚遣贈侍中太尉如故給鸞輅輜輶車前後羽葆鼓吹謚曰忠武公未及葬帝敗明帝即位追贈侍中司空謚曰襄公大始七年改封蒼梧郡公慶之群從姻戚由慶之在列位者數十人長子文叔位侍中文叔子昭明位秘書郎元徽元年還復先封時改始興為廣興昭明子曇亮襲廣興郡公昭明弟昭畧別有傳昭畧弟昭光中興元年贈廷尉

攸之 字仲達吳興武康人司空慶之從父兄子也父叔仁為衡陽王義季征西長史兼行叅軍領隊攸之少孤貧隨慶之征討二十九年征西陽蠻新

亭之戰身被重創事寧為太尉行叅軍封平洛縣
五等侯隨府轉大司馬行叅軍遷員外散騎侍郎
又隨慶之征廣陵屢有功被箭破骨孝武以其善
戰七年遭母憂葬畢起為龍驤將軍武康令前景
和時封東興縣侯食邑五百戶尋遷右軍將軍增
邑百戶宗越譚金等謀反攸之復召入直閣除東
海太守未拜會四方反叛南賊已次近道以攸之
為寧朔將軍潯陽太守率軍據虎檻時王玄謨為
大統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軍吏曰今
眾軍同舉而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呼叱
便致駭亂此敗道也請就一軍取號眾咸從之殷

孝祖為前鋒都督而大失人情攸之內撫將士外
諧群帥眾並安之時殷孝祖中流矢死軍主范潛
率五百人投賊人情震駭並謂攸之宜代孝祖為
統時建安王休仁屯虎檻總統眾軍聞孝祖死遣
寧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劉靈遺各率三千人
赴赭圻攸之以為孝祖既死賊有乘勝之心明日
若不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為已
下軍政不一致敗之由乃率諸軍主詣方興推重
并慰勉之方興甚悅攸之既出諸軍主並尤之攸
之曰卿忘廉蔭寇賈事耶吾本以濟國活家豈計
此之升降明旦進戰自寅訖午大破賊於赭圻尋

進號輔國將軍代孝祖督前鋒諸軍事薛常保等在赭圻食盡南賊大帥劉胡屯濃湖以囊盛米繫流查及船腹陽覆船順風流下以餉赭圻攸之疑其有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囊米尋剋赭圻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袁覲復率大眾來入鵲尾相持既久軍主張興世越鵲尾上據錢溪劉胡自攻之攸之率諸將攻濃湖錢溪信至大破賊攸之悉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之覲駭惧急追胡還攸之諸軍悉力進攻多所斬獲胡於是棄衆而奔覲亦奔走赭圻濃湖之平也賊軍委棄資財珍貨山積諸軍各競收斂唯攸之張興世約勒所

部不犯毫芥諸將以此多之攸之進平潯陽遷中領軍封貞陽縣公累遷郢州刺史攸之曉達吏事自強不息士庶畏憚人莫敢欺泰豫元年明帝崩攸之與蔡興宗並在外蕃同預顧命會巴西人李承明反蜀土搔動明荆州刺史建平王景素被徵新除荆州刺史蔡興宗未之鎮乃遣攸之權行荆州事會承明已平乃以攸之為鎮西將軍荆州刺史加都督元徵二年桂陽王休範反舉兵襲都攸之謂僚佐曰桂陽今逼朝廷必聲言吾與之同若不顛沛勤王必增朝野之惑於是遣使受郢州刺史晉熙王燮節度會休範平使乃還進號征西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讓開府順帝即位加攸之
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蕭道成反攸之曰吾
寧為王陵死不作賈充生乃欲舉義兵攸之有素
書十數行常韜在兩襠角云是宋明帝與已約誓
又皇太后使至賜攸之燭十挺割之得太后手令
曰國家之事一以委公明日遂舉兵不克乃與弟
三子中書侍郎文和俱遇害攸之晚好讀書手不
釋卷史漢事多所記憶常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
不十年讀書攸之子元琰江陵守二子懿太子洗
馬三子文和尚齊王女義興憲公主攸之弟登之
新安太守登之弟雍之鄱陽太守雍之孫僧昭位

廷尉武帝詔為義興公主後雍之弟榮之尚書庫
部郎

嶺之武康人性疎直仕宋為丹徒令自以清介不
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鎖繫上方歎曰得一見天子
足矣武帝召問曰復欲何言答曰臣坐清所以獲
罪帝問清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復問要人
為誰嶺之以手板四面指後知其無罪除丹徒令
曇慶 吳興武康人侍中懷文從父凡也父發員外
散騎常侍早卒吳興太守王韶之為之誅焉曇慶
初辟主簿州從事西曹主簿長沙王義欣後軍鎮
軍主簿遭母憂哀毀逾制服釋復為主簿義欣又

請為鎮軍記室叅軍出為餘杭令遷司徒主簿江夏王義恭太尉錄事叅軍尚書右丞時歲有水旱曇慶議立常平倉以救民急太祖納其言而事不行領本邑中正少府揚州治中從事史世祖踐祚入為尚書吏部郎大明元年督徐兗二州及梁郡諸軍事輔國將軍徐州刺史時殿中員外將軍裴景仁助戍彭城多悉戎荒事曇慶使撰秦記十卷叙符氏僭偽本末其書傳於世明年復徵為左衛將軍加給事中領本州大中正三年遷祠部尚書卒年五十七追贈本官曇慶謹實清正所蒞有稱績世以長者稱之

懷文 字思明吳興武康人也祖寂晉光祿勳父宣新安太守懷文少好玄理善為文章為楚昭王妃詩見稱於世為江夏王義恭東閣祭酒丁父憂新安郡送故豐厚奉終禮畢餘悉班之親戚一無所留文帝聞而喜之賜奴婢六人服闋除尚書殿中郎隱士雷次宗被徵居鍾山後南還廬江何尚之設祖道文義之士畢集為連句詩懷文所作尤美辭高一坐隨王誕領襄陽出為後軍主簿與諮議叅軍謝莊共掌辭令領義成太守三年子尚移鎮會稽遷撫軍長史行府州事時囚繫甚多動經年月懷文到任訊五郡九百三十六獄衆咸稱平

齊庫上絹年調鉅萬疋綿亦稱此期限嚴峻人間
買絹一疋至三二千綿一兩三四百貧者賣妻子
甚者或自縊死懷文具陳人困由是綿絹薄有所
減子尚等諸皇子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為患徧
天下懷文又曰列肆販賣古人所非卜式明不雨
之由弘羊受致旱之責若以用度不充故宜量加
減省不聽孝建以來抑黜諸弟廣陵平後復欲更
峻其科懷文曰漢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子前史
以為美談陛下既明管蔡之誅願崇唐衛之寄及
海陵王休茂誅欲遂前議太宰江夏王義恭探得
密旨先發議端懷文固請不可由是得息上每晏

集在坐咸令沉醉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上謂
故欲異已謝莊誠懷文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
懷文曰吾少來如此豈可一朝而變非欲異物惟
之所不能耳五年出為晉安王子勳征虜長史廣
陵太守明年以事免後復本官位武康令懷文弟
懷遠為始興王濬征北長流叅軍懷文撰南越志
及懷文文集並傳於世懷文三子淡深冲深綱目
作淵

冲字景綽懷文第三子也涉獵文義仕宋歷位撫
軍正佐兼記室齊武帝為江州冲為征虜長史得
陽太守齊建元中累遷太子中庶子武帝在東宮
待以恩舊及即位轉御史中丞侍中永明四年為

五兵尚書沖兄淡深並歷御史中丞兄弟三人皆為司直晉宋所未有也兄弟後並歷侍中武帝方欲任沖尋卒時年五十一上甚惜之喪還詔曰沖喪柩至止愴惻良深以其昔在南蕃特兼憫悼車駕出臨沖喪詔曰沖貞詳閑理志局淹正誠著蕃朝績彰出守不幸早世朕甚悼焉追贈太常謚曰恭子

憲

字彥章演之從祖弟子也祖說道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父璞之北中郎行叅軍憲少有幹局為駕部郎宋明帝與憲棋謂曰卿廣州刺史材也補烏程令甚著政績太守褚彥回歎美以為方圓可施

少府管掌煩冗材幹者並更其職憲以吏能累遷少府卿武陵王暉為會稽以憲為左軍司馬齊高帝以山陰戶眾欲分為兩縣武帝啟曰縣豈不可御但用不得人耳乃以憲帶山陰令政聲大著孔珪請假東歸謂人曰沈令料事特有天才後為晉安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西陽王子明代為南充州仍留為冠軍長史太守如故永明八年劉道濟為有司所奏憲坐不糾免官尋復為長史輔國將軍後除散騎常侍未拜卒當時稱為良吏

正

仕宋為叅軍文帝元嘉三十年劭反會稽太守隨王誕將受劭命叅軍事沈正說司馬顧琛曰國

家此禍開闢未聞今以江東驍銳之衆倡大義於天下其誰不響應豈可使殿下北面函逆受其偽寵乎琛曰江東忘戰日久雖順逆不同然強弱亦異當須四方有義舉者然後應之不為晚也正曰天下未嘗有無父無君之國寧可自安讐耻而責義於餘方乎今正以弑逆寃醜義不同天舉兵之日豈求必全耶馮衍有曰大漢之貴臣將不如荆齊之賤士乎况殿下義兼臣子事實國家者哉琛乃與正共入說誕誕從之

道虔 吳興武康人也少仁愛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孫恩亂後饑荒縣令庾肅之迎出縣南廢頭里

為立宅臨溪有山水之玩時復還石山精廬與諸孤兄子共釜庾之資困不改節受琴於戴逵王敬弘深貴重之郡州府凡十二命皆不就有人竊其菜園者外還見之乃自逃隱待竊者去後乃出人又拔其屋後大筍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筍送與之盜者慚不取道虔使置其門內而還常以捃拾自資同捃者或爭榘道虔諫之不止悉以其所得與之爭者愧慙後每事輒云勿令居士知冬月無複衣戴顓聞而迎之為作衣服并與錢一萬及還分身上衣及錢悉供諸兄弟子無衣者鄉里少年相率受學道

虞常無食以立學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資給受業者咸得有成宋文帝聞之遣使存問賜錢三萬米二百斛悉供孤兄子嫁娶徵員外散騎侍郎不就道虞年老菜食恒無經日之資而琴書為樂孜孜不倦文帝敕郡縣使隨時資給卒子慧鋒修父業不就州辟

麟士 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祖膺期晉大中大夫父虞之宋樂安令麟士幼而俊敏年七歲聽叔父岳談玄賓散言無所遺失岳撫其背曰若斯文不絕其在爾乎及長博通經史有高尚之心親亡居喪盡禮服闋忌日輒流淚彌旬居貧織簾誦書口

手不息鄉里號為織簾先生嘗為人作竹誤傷手便流淚而還同作者謂曰此不足損何至涕零答曰此本不痛但遺體毀傷感而悲耳嘗行路隣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耶即跣而返隣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屐耶笑而受之宋元嘉末文帝令尚書僕射何尚之抄撰五經訪舉學士縣以麟士應選不得已至都尚之深相接及至尚之謂子偃曰山藪故多奇士沈麟士黃叔度之流也豈可澄清清濁耶汝師之麟士嘗若無書因游都下歷觀四部畢乃歎曰古人亦何人哉少時稱疾歸鄉不與人物通養孤兄子義著鄉曲或勸

之仕答曰魚懸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
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為不希企日損乃
作玄散賦以絕世太守孔山士辟不應宗人徐州
刺史曇慶侍中懷文左率勃來候之麟士未嘗答
也隱居餘干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者數十百人
各營屋宇依止其側時為之語曰吳差山中有賢
士開門教授居成市麟士重陸機連珠每為諸生
講之征北張永為吳興請麟士入郡麟士聞郡後
堂有好山水即戴安道遊吳興因古墓為山池也
歆一觀之乃往停數月永歆為請功曹麟士曰明
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是以披褐負杖忘其疲病

必歆飾混沌以蛾眉冠越客於文冕走雖不敏請
附高節有踏東海死耳永乃止昇明末太守王奐
上表荐之詔徵為奉朝請不就永明六年吏部郎
沈淵中書郎沈約又表荐麟士義行曰吳興沈麟
士英風夙挺峻節早樹貞粹稟於天然綜博生乎
篤疾家世孤貧藜藿不給懷書而耕白首無倦挾
琴採薪行歌不輟長兄早卒孤姪數四攝屣鞠推
吞苦推甘年踰七十業行無改元嘉以來聘召仍
疊玉質踰潔霜操日嚴若使聞政王庭服道槐掖
必能孚朝規於邊鄙播聖澤於荒陲詔又徵為太
學博士建武二年徵著作郎永元二年徵太子舍

人並不就麟士恒憑素几鼓素琴負薪汲水并日而食守操終老篤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以火故抄寫燈下細書復成二千卷滿數十篋時人以為養身靜嘿之所致著周易兩繫莊子內篇訓詁易經禮記春秋尚書論語孝經喪服老子要畧卒於家年八十六同郡沈儼之字士恭徐州刺史曇慶子亦不仕徵太子洗馬永明元年徵中書郎三年又詔徵前南郡國常侍沈覲為著作郎建武二年徵太子舍人永元二年徵通直郎覲別有傳

顓

字處默吳興武康人也父坦之齊都官郎顓幼

清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為人讀書不為章句著述不尚浮華常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從叔勃貴顯每還吳興賓客填咽顓不至其門勃就之顓迎送不越閭勃歎曰吾乃知貴不如賤也俄徵為南郡王左常侍不就顓內行甚修事母兄孝友為鄉里所稱慕兄昂一名顓亦退素以家貧仕為始安令兄弟不能分離相隨之任齊永明年中徵拜著作郎太子舍人通直郎並不起文惠太子嘗擬古詩云磊磊落落玉山崩顓聞之曰此讖言也既而太子薨至秋武帝崩鬱林海陵相次黜辱顓素不事家產及昂卒逢齊末兵荒與家人并日

而食或有饋其梁肉者閉門不受唯採萁苻根供食以樵採自資怡怡然恒不改其樂梁天監四年大舉北侵南陽樂藏為武康令以顛從役到建鄴揚州別駕陸任以書與吳興太守柳惲責之不能甄善別賢惲大慚即表停之卒於家所著文章數十篇

文季 字伯達司空慶之次子侍中文叔弟也以寬雅正直見知在宋封山陽縣五等伯位中書郎父慶之遇害諸子見收文叔謂之曰我能死爾能報遂自殺文季揮刀馳馬去收者不敢追遂免明帝立為黃門郎領長水校尉晉平王休祐為南徐州

帝就褚彥回求幹事人為上佐彥回舉文季轉驃騎長史南東海太守休祐被殺雖用薨禮僚佐多不敢至文季獨往墓展哀元徽初自秘書監出為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飲亦至三斗嘗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建元元年轉太子右衛率侍中如故改封西豐縣侯食邑千二百戶文季風采稜岸善於進止司徒褚彥回當時貴望頗以門戶裁之文季不為之屈永明中累遷領軍將軍文季雖不學發言必有辭采武帝謂文季曰南士無僕多歷年所文季對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日當世善其對延興元年以為尚書右僕射明帝即位

加領太子詹事建武二年魏軍南伐明帝以為憂
詔文李鎮壽春文季入城門嚴加脩守魏軍尋退
百姓無所損永元元年轉侍中左僕射尋加鎮軍
將軍署府史文季以時方昏亂託老疾不豫朝機
兄子昭畧謂文季曰阿父年六十為員外僕射欲
求免乎文季笑而不答未幾見害先被召便知敗
舉動如常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及死年五十
八朝野寃之中興元年贈司空謚曰忠憲公

文秀 字仲遠司空慶之弟子也父邵之南中郎行
叅軍文秀宋前廢帝時累遷青州刺史明帝四年
封新城縣侯食邑五百戶魏圍青州積久太宗所

遣救兵並不敢進乃以文秀弟征北中軍叅軍文
靜為輔國將軍統高密北海平昌長廣東萊五郡
軍事從海道救青州文靜至東萊之不其城為魏
所斷過不得進因保城自守文秀被圍三載外無
援軍士卒為之用命無離叛者日夜戰鬥甲冑生
蟣虱五年正月二十四日遂陷城敗之日解釋戎
衣緩服靜坐命左右取所持節虜既入兵及交至
問曰青州刺史沈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執
之牽出廳事前裸縛文秀至白曜前執之者令拜
文秀曰各二國大臣無相拜之禮曜命還其衣為
設酒食鑠送桑乾文秀在桑乾凡十九年齊之永

明四年死時年六十一

昭畧字茂隆故司空慶之之孫侍中文叔子也昇明末為相國西曹掾齊高帝賞之及即位謂王儉曰南中有沈昭畧何職處之儉以擬前軍將軍上不欲違乃可其奏尋為中書郎累遷侍中永元中與叔父文季俱被召入華林省遂遇害死時言笑自若了無懼容徐孝嗣謂曰見卿使人想夏侯泰初答曰明府猶憶夏侯便是方寸不能都豁下官見龍逢比干欣然相對霍光脫問明府今日之事何辭答之耶昭畧弟昭光聞收兵至家人勸逃去昭光不忍捨母入執母手悲涕遂見殺時昭明子

曇亮已得逃去聞昭光死乃曰家門屠滅獨用生何為亦自盡時人歎其累世孝義中興元年贈昭畧太常昭光廷尉

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祖林子宋征虜將軍父璞淮南太守元嘉末遇害幼潛竄會赦免既而流寓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倦母恐其以勞生疾嘗遣減油滅火而晝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群籍能屬文起家奉朝請濟陽蔡興宗聞其才而善之興宗為郢州刺史引為安西外兵叅軍兼記室興宗嘗謂其諸子曰沈記室人倫師表宜善事之及為荊州又為征西記室叅軍帶闕西令興宗卒始

為安西晉安王法曹叅軍轉外兵並兼記室入為
度度郎齊初為征虜記室帶襄陽令所奉之王齊
文惠太子也太子入居東宮為步兵校尉管書記
直永壽省校四部圖書時東宮多士約特被親遇
每入直見景斜方出當時王侯到宮或不得進約
每以為言太子曰吾生平懶起是卿所悉得卿談
論然後忘寢卿欲我夙興可恒早入遷太子家令
後以本官兼著作郎遷中書郎本邑中正司徒右
長史黃門侍郎時竟陵王亦招士約與蘭陵蕭琛
瑯琊王融陳郡謝朓南鄉范雲樂安任昉等皆遊
焉當世號為得人俄兼尚書左丞尋為東陽太守

明帝即位遷國子祭酒明帝崩政歸冢宰尚書令
徐孝嗣使約撰定遺詔遷左衛將軍尋加通直散
騎常侍永元二年以母老表求解職改授冠軍將
軍南清河太守高祖在西邸與約遊舊建康城平
引為驃騎司馬將軍如故時高祖勲業既就天人
允屬約嘗叩其端高祖默而不應他日又進曰今
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萬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
皆望有尺寸之功以保其福祿今童兒牧豎知齊
祚已終莫不云明公其人也天文人事表革運之
徵永元以來尤為彰著天心不可違人心不可失
苟是曆數所至雖欲謙光亦不可得已高祖曰吾

方思之對曰公初杖兵樊沔此時應思今王業已就何所復思昔武王伐紂始入民便曰吾君武王不違民意亦無所思公自至京邑已移氣序此於周武遲速不同若不早定大業稽天人之望脫有一人立異便損威德且人非金玉時事難保豈可以樓安之封遺之子孫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高祖然之約出高祖召范雲告之雲對畧同約旨高祖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高祖命草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

選置高祖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閣外但云咄咄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高祖召范雲謂曰生平與沈休文群不覺有異人處今日才智縱橫可謂明識雲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知公高祖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者乃卿二人也高祖受禪為尚書僕射封建昌縣侯邑千戶常侍如故又拜約母謝為建昌國太夫人奉策之日左僕射范雲等二十餘人咸來致拜朝野以為榮俄遷尚書左僕射常侍如故尋兼領軍加侍中天監二年遭母憂與駕親臨吊

以約年衰不宜致毀遣中書舍人斷客節哭起為
鎮軍將軍丹陽尹服闋遷侍中尚書令太子少傅
九年轉左光祿大夫侍中少傅如故給鼓吹一部
初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謂為宜而帝終
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與徐勉素善遂以書陳
情於勉勉為言於高祖請三司之儀但加鼓吹而
已約性不飲酒少嗜欲雖時遇隆重而居處儉素
立宅東田矚望郊阜嘗為郊居賦尋加特進光祿
侍中少傅如故十二年卒官時年七十三詔贈本
官賻錢五萬布百匹謚曰隱約左目重瞳子腰有
紫誌聰明過人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京師莫比

所著晉書百一十卷宋書百卷齊紀二十卷高祖
紀十四卷通言十卷宋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
卷皆行於世子旋趨

旋

字士規約長子襲爵位司徒右長史太子僕以
母憂去官因蔬食辟穀服除猶絕粳梁為南康內
史在部以清治稱卒官謚曰恭侯子寔嗣趨字孝
鯉約次子亦知名位黃門郎

衆

字仲興旋之子寔之弟也好學頗有文詞仕梁
為太子舍人時梁武帝制千文詩衆為之注解與
陳郡謝景同時召見於文德殿帝令衆為竹賦賦
成奏之手勅答曰卿文體翩翩可謂無忝爾祖累

遷太子中舍人散騎常侍卒年五十六

崇僚 字思整吳興武康人也父懷明宋兗州刺史
崇僚六歲丁父憂哭踊過禮及長事所生母至孝
家貧常傭書以養母為起家為奉朝請天監初為
前軍鄱陽王叅軍事三年柳惲辟為主簿崇僚從
惲到郡還迎其母未至母卒崇僚以不及侍疾將
欲致死水漿不入口晝夜號哭旬日殆將絕氣兄
弟謂之曰殯葬未申遽自毀滅非全孝之道也崇
僚心悟乃稍進食母摧瘞去家數里哀至輒之瘞
所不避雨雪倚墳哀慟飛鳥翔集夜恒有猛獸來
望之有聲狀如歎息者家貧無以遷厝乃行乞經

年始獲葬焉既而廬於墓側自以初行喪禮不備
復以葬後更行服三年久食麥屑不噉鹽酢坐卧
於單薦因虛腫不能起郡縣舉至孝高祖聞即遣
中書舍人慰勉之乃下詔曰前軍沈崇僚少有志
行居喪踰禮齋制不終未得大葬自以行乞淹年
哀典多闕方欲以永慕之晨更為再葬之始雖即
情可矜禮有明斷可便令除釋擢補太子洗馬旌
彼門閭敦茲風教崇僚奉詔釋服而涕泣如居喪
固辭不受官苦自陳讓經年乃得為永寧令自以
祿不及養但恨愈甚哀思不自堪至縣卒時年三
十九

瑀字伯瑜吳興武康人也父昶事宋建平王景素
景素謀反昶先去之及敗坐繫獄瑀詣臺陳請得
免由是知名為奉朝請嘗詣齊尚書左丞殷淵淵
與語及政事甚器之謂曰觀卿才幹當居吾此職
司徒竟陵王子良聞瑀名引為府行參軍領揚州
部傳從事子良甚相知賞雖家事皆以委瑀子良
薨瑀復事刺史始安王遙光遙光嘗使送人丁速
而無怨遙光謂同使吏曰爾何不學沈瑀所為乃
令瑀專知州獄事湖熟縣方山埭高峻冬月公私
行侶以為艱明帝使瑀行修之瑀乃開四洪斷行
客就作三日便辦揚州書佐私行詐稱州使不肯
就作瑀鞭之四十書佐歸訴遙光遙光曰沈瑀必
不枉鞭汝覆之果有詐明帝復使瑀築赤山塘所
費減材官所量數十萬帝益善之為建德令教人
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女丁半之人咸
懽悅頃之成林去官還都武帝即位范雲薦為尚
書右丞尋遷尚書駕部郎瑀薦族人沈僧隆僧昭
帝並納之以母憂去職起為餘姚令瑀廉潔自守
到縣豪族縱橫盡法治之權右屏跡後為安南長
史潯陽太守為蕭穎達所害子續布衣蔬食終其
身

浚字叔源吳興武康人祖憲齊散騎常侍齊史有

傳浚少博學有才幹歷山陰吳建康令並有能名
入為中書郎尚書左丞侯景逼京城遷御史中丞
是時外援並至侯景表請求和詔許之既盟景知
城內疾疫復懷姦計遲疑不去數日皇太子令浚
至景所景曰即日向熱非復行時十萬之軍何由
可去還欲立效朝廷君可見為申聞浚曰將軍此
論意在得城城內兵糧尚支百日將軍儲積內盡
國家援軍外集十萬之眾將何所資而反設此言
欲脅朝廷耶景橫及於膝瞋目叱之浚正色責景
曰明公親是人臣舉兵向闕聖主申恩赦過已共
結盟口血未乾而有翻背沈浚六十之年且天子

之使死生有命豈畏逆臣之及乎不顧而出景歎
曰是真司直也

君理字仲倫吳興人也祖僧叟梁左戶尚書父巡
元帝時位少府卿署金紫光祿大夫君理美風儀
博涉經史有識鑒陳武帝鎮南徐州巡遣君理致
謁深見器重命尚會稽長公主及帝受禪拜駙馬
都尉封永安亭侯為吳郡太守是時兵革未寧百
姓荒弊軍國之用咸資東境君理招集士卒修治
器械民下悅附深以幹理見稱文帝嗣位累遷左
戶尚書天嘉六年為東陽太守天康元年以父憂
去職自請往荊州迎樞朝議以在位重臣難令出

境乃遣長兄君嚴往烏及還將墓詔贈巡侍中領
軍將軍謚曰敬子太建元年服闋除太子詹事吏
部尚書宣帝以君理女為皇太子妃贈爵望蔡縣
侯邑五百戶四年加侍中五年遷尚書右僕射領
吏戶侍中如故其年有疾與駕親臨視九月卒時
年四十九詔贈侍中太子少傅喪事所須隨由資
給重贈翊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謚曰貞
憲子遵儉早卒以弟君高子遵禮為嗣邁君理弟
五叔也亦方正有幹局仕梁為尚書金部郎永定
中累遷中書侍郎天嘉中歷太僕廷尉出為鎮東
始興王長史會稽郡丞行東揚州事光大元年除
尚書吏部郎太建元年遷為通直散騎常侍侍東
宮二年卒時年五十二贈散騎常侍

君理女婺華後主立尊為皇后后聰敏強記獵涉經
史工書翰後主淫侈日甚后具疏極諫時稱賢后

君高 字季高君理第六弟也少知名性剛直有吏能以家門外戚早致清顯歷太子舍人洗馬中舍人太建元年東境大水百姓飢弊乃以君高為貞威將軍吳令尋除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出為宣遠將軍南海太守行廣州事以女為皇妃固辭不行八年詔授持節都督交廣等十八州諸軍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廣州刺史嶺南俚獠世相攻伐君高本文吏無武
幹推心撫御甚得民和十年卒于官時年四十七
贈散騎常侍謚曰祁子 君高弟君公博學有才
辨善談論後主深器之擢為太子詹事

峻 字士嵩吳興武康人家世農夫至峻好學與舅
太史叔明師事宗人沈麟士在門下積年晝夜自
課睡則以杖自擊其篤志如此遂博通五經尤長
三禮為國子助教時吏部郎陸倕與僕射徐勉書
薦峻曰凡聖賢所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
一書實為群經源本此學不傳多歷年世北人孫
詳蔣顯亦經聽習而音革夏楚故學徒不至唯助

教沈峻特精此書比日時開講肄群儒劉岳沈宏
沈熊之徒並執經下座北面受業莫不歎服人無
間言弟謂宜用此人令其專此一學周而復始使
聖人正典廢而更興累世絕業傳於學者勉從之
奏峻兼五經博士於館講授聽者常數百人出為
華容令還除員外散騎侍郎復兼五經博士時中
書舍人賀琛奉敕撰梁官乃啟峻及孔子祛補西
省學士助撰錄書成入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為武
康令子文阿能傳父業別有傳

文阿 字國衛五經博士峻子也性剛強有旅力少
習父業研精章句舅祖太史叔明舅王慧興並通

經術而文阿頗博之又博米先儒異同自為義疏
通三礼三傳位五經博士梁簡文引為東宮學士
及撰長春義記多使文阿撮異聞以廣之及侯景
寇逆簡文別遣文阿募士卒援都臺城陷與張嵊
保吳興嵊敗文阿竄於山野景素聞其名求之甚
急文阿窮迫欲自殺及景平陳武帝以文阿州里
表為原鄉令監江陰郡紹泰元年入為國子博士
尋領步兵校尉兼掌儀礼自太清之亂臺閣故事
無有在者文阿父峻梁武帝時常掌朝儀頗有遺
藁於是斟酌裁撰礼度皆自之出及陳武帝受禪
文阿輒棄官還武康帝大怒發使徃誅之時文阿
宗人沈恪為郡請使者寬其死即縛致上前上視
而笑之曰腐儒復何為者遂赦之武帝崩文阿與
尚書左丞徐陵中書舍人劉師知等議大行皇帝
靈座使御衣服之制語在師知傳及文帝即位尅
日謁廟尚書左丞庾持奉詔遣博士議其礼文阿
議上詔可施行尋遷通直散騎常侍兼國子博士
領羽林監仍令於東宮講孝經論語天嘉中卒贈
廷尉卿所撰儀礼八十餘條春秋礼記孝經論語
義記七十餘卷經典大義十八卷並行於時儒者
多傳其學

法深 吳興武康人梁安前中錄事叅軍女為陳文

帝后帝即位追贈法深為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
封建成縣侯謚曰恭妻高氏封綏安縣君謚曰定
子欽襲爵建成侯位尚書左僕射卒謚曰成子觀
嗣頗有學識官至御史中丞

炯 字初明吳興武康人祖瑀梁潯陽太守父續王
府記室叅軍炯少有雋才為當時所重仕梁為尚
書左戶侍郎吳令侯景之難吳郡太守袁君正入
援建鄴以炯兼郡臺城陷景將宋子仙據吳興使
召炯方委以書記炯辭以疾子仙怒命斬之炯解
衣將就戮碍於路間桑樹乃更牽往他所或救之
僅而獲免子仙愛其才終逼之令掌書記及子仙

敗王僧辯素聞其名軍中購得之酬所獲者錢十
萬自是羽檄軍書皆出於炯及簡文遇害四方岳
牧上表勸進僧辯令炯制表當時莫有逮者陳武
帝南下與僧辯會白茅灣登壇設盟炯為其文及
景東奔至吳郡獲炯妻虞氏及子行簡並殺之炯
弟攜其母逃免侯景平梁元帝愍其妻子嬰戮特
封原鄉侯邑五百戶尋領尚書左丞荊州陷為西
魏所虜魏人甚禮之炯以母老在東恒思歸國恐
魏人愛其文才而由之恒閉門却掃無所交接時
有文章隨即毀棄不令流布嘗獨行經漢武通天
臺為表奏之陳已思歸之意其辭曰臣聞橋山雖

掩昂湖之竈可祠有魯遂荒大庭之迹無泯伏惟
陛下降德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既登神仙可望射
之罟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橫中流於汾河指栢
梁而高晏何其樂也豈不然哉既而運屬上仙道
窮晏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盃遂出人間
凌雲故基共原田而膺膺別風餘趾帶陵阜而茫
茫羈旅縲臣能不落淚昔承明既厭嚴助東歸駟
馬可乘長卿西反恭聞故實竊有愚心忝稷非馨
敢望徼福但雀臺之吊空愴魏君雍丘之祠未光
夏后瞻仰烟霞伏增悽戀奏訖其夜夢有宮禁之
所兵衛甚嚴烟便以情事陳訴聞有人言甚不惜

放卿還幾時可至少日便與王克等並獲東歸高
祖受禪以母老表請歸養詔不許文帝嗣位又表
求去詔答曰當敕所由相迎尊累使卿公私無廢
也初武帝嘗稱烟宜居王佐軍國大政多預謀謨
文帝又重其才欲寵貴之會王琳入寇帝欲使烟
因是立功乃解中丞加明威將軍遣還鄉里收合
徒眾以疾卒於吳中時年五十九文帝聞之即日
舉哀并遣吊祭贈侍中謚曰恭子有集二十卷行
於世

此下當補重傳

重。 字弘道吳興武康人祖休季梁餘抗令父山卿

梁國子博士中散大夫洙少方雅好學不妄交遊

通三禮春秋左氏傳精識強記五經章句諸子史
書問無不答仕梁為尚書祠部郎時年蓋二十餘
大同中學者多涉獵文史不為章句而洙獨積思
經術吳郡朱異會稽賀琛甚嘉之及異琛於士林
館講制旨義嘗使洙為都講侯景之亂洙竄於臨
安時陳文帝在焉親就習業及陳武帝入輔除國
子博士與沈文阿同掌儀禮武帝受禪加員外散
騎常侍位揚州別駕有司奏建康令沈孝軌除服
事例左丞江德藻下洙議議上詔可文帝即位累
遷光祿卿侍東宮讀以太建元年卒年五十二
不害字孝和吳興武康人祖摠齊尚書祠部郎父

懿梁邵陵王叅軍不害幼孤而修立好學十四召
補國子生舉明經累遷太學博士轉王府叅軍帶
汝南令天嘉初除衡陽王記室叅軍兼嘉德殿學
士自梁季喪亂至是國學未立不害上書請建崇
儒宮帝優詔答之又表改定樂章詔使製三朝樂
歌八首合二十曲行之樂府後為國子博士領羽
林監敕修五禮掌策文謚義等事太建中位光祿
卿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十二年卒時年六
十三不害通經術善屬文雖博綜典墳而家無卷
軸每製文操筆立就曾無尋檢汝南周弘正常稱
之曰沈生可謂意聖人予著五禮儀一百卷文集

十四卷子志道字崇基少知名解褐揚州主簿尋
兼文林著士歷安東新蔡王記室參軍

恪字子恭吳興武康人深沈有幹局梁新渝侯蕭
映之為廣州以恪兼府中兵參軍嘗領兵討伐俚
洞盧子畧之反也恪拒戰有功除中兵參軍陳武
帝與恪同郡情好甚昵蕭映卒後武帝南討李贛
仍遣妻子附恪還鄉尋補東宮直後以嶺南勲除
員外散騎常侍仍令摠集宗從子弟侯景圍臺城
起東西二土山以逼城城內亦作土山應之恪為
東土山主晝夜拒戰以功封東興侯及城陷間行
歸鄉武帝討景遣使報恪恪於東起兵相應賊平

後授都軍副及武帝謀討王僧辯恪預其事武帝
使文帝還長城立柵備杜龕使恪還武康招集兵
衆及僧辯誅龕果遣副將杜泰襲文帝於長城恪
時已出縣誅龕黨與武帝尋遣周文育來援長城
文育至泰乃走及龕平文帝襲東揚州刺史張彪
以恪監吳興郡武帝受禪時恪自吳興入朝武帝
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恪令勒兵入因衛敬帝如
別宮恪排闥入見武帝叩頭謝曰恪身經事蕭家
來今日不忍見此事分受死耳決不奉命武帝嘉
其意不復逼更以盪主王僧志代之帝踐祚除吳
興太守永定三年除散騎常侍會稽太守歷事文

帝及廢帝累遷護軍將軍至宣帝即位除平越中郎將都督廣州刺史州罹兵荒所在殘毀恪綏懷安輯被以恩惠嶺表賴之後主即位以疾改授散騎常侍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其年卒時年七十四贈翊左將軍詔給東園秘器仍出舉哀喪事所須並令資給謚曰光子法興嗣

光 吳興人驍健善戲馬為天下最場帝時應徵從攻遼東以衝梯擊城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城與賊戰殺數十人帝壯異之拜朝散大夫折衝郎將伯儀 吳興人武后時為太子右諭德初太常少卿韋萬石議明堂大享事伯儀曰有虞氏禘黃帝而

郊嘗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嘗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虞夏退顓頊郊嘗殷捨契郊冥去取違舛惟周得禮之序今請以高祖配圓丘方澤太宗配南北郊高宗配五天帝自是郊丘三帝並配後歷國子祭酒修文館學士卒

佺期 字雲卿及進士第由協律郎累除給事中後拜起居郎兼修文館直學士既侍晏帝悅賜牙緋尋歷中書舍人太子少詹事佺期詩與宋之間齊名時號沈宋開元初卒弟佺交佺宇皆有文章

清 吳興人仕唐為婺州刺史大曆中李希烈陷汴

州清發兵昇山至汴力戰而死贈衛尉卿後人立廟祀之今昇山有沈將軍廟昇山屬湖州

千運 吳興人元結篋中集云千運獨挺於流俗之中強振於已溺之後窮老不惑五十餘年凡所為文皆與時異故朋友後生稍見師效能似類者有五六月人為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無祿位皆以忠信而久貧賤皆以仁讓而至喪亡異於是者顯榮當世誰為辨士吾當問之

亞之 字下賢烏程人學於韓退之與皇甫湜以文往來元和七年以書不第李賀以詩送之云吳興才人怨春風桃花滿陌千里紅紫絲竹斷驄馬小

家住錢塘東復東白藤交穿織書笈短策齊裁如焚央雄光寶礦獻春鄉烟裡驀波乘一葉春鄉捨材白日下擲置黃金解龍馬攜笈歸江重入門勞誰是憐君者吾聞壯夫重心骨古人三走無權梓請君待旦事長鞭他日還轅及秋律後登進士第至太和初李同捷反乃以栢耆德州行營諸軍計會使亞之以殿中侍御史為其判官會李祐平德州同捷窮請降耆乃馳入滄誅同捷諸將嫉其功比奏攢詆之文宗不得已貶耆循州司戶叅軍亞之貶南康尉有集九卷

徵 武康人博學好古隱江口山孝弟力田累徵不

起名其所居為茂德鄉 按湖州府志別鮮山在
縣東十三里山極孤秀唐高士沈聘沈徵居此



景筠 烏程人 隱居 獨善 性至孝 母懼雷 及卒 塋宅
西 每雷鳴 則奔至墓 號哭曰 某在此 賀知章為撰
孝德碑

既濟 吳興人 經學 該明 吏部侍郎 楊炎雅善之 既
執政 薦既濟有良史才 召拜左拾遺 史館修撰 初
吳兢撰國史 為則天本紀 次高宗下 既濟奏議以
為則天 皇后進以彊有退 非德讓 史臣追書 當稱
為太后 不宜曰上 中宗雖降 居藩邸 而體元 繼代
本吾君也 宜稱皇帝 不宜曰廬陵王 睿宗在景龍

前 天命未集 假臨大寶 於誼無名 宜曰相王 未容
曰帝 且則天改周正朔 立七廟 天命革矣 今以周
厠唐列為帝紀 考於禮經 是為亂名 中宗嗣位在
太后前 而叙年製 紀反居其下方 之躋僖公 是謂
不智 請省天后紀 合中宗紀 每歲首必書孝和在
所以統之曰皇帝 在房陵 太后行某事 改某制 紀
稱中宗 而事述太后 名不失正 禮不違常 矣夫正
名所以尊王室 書法所以觀後嗣 且太后遺制 自
去帝號 及孝和上 謚開元 冊命而后 之名不易 今
祔陵配廟 皆以后 禮而獨承 統於帝 宜將后名 諱
姓氏 崩塋 月日 入皇后傳 題其篇 曰則天 順聖武

皇后議不行德宗立銳於治建中二年詔中書門下兩省分置待詔官三十視品給俸至憲餽幹力什器館宇悉有差權公錢收子母贍用度既濟極言不可事遂寢炎得罪既濟坐貶處州司戶叅軍後入朝位禮部員外郎卒撰建中實錄時稱其能子傳師

傳師字子言既濟子也才行有餘能治春秋工書有措法少為杜佑所器貞元末舉進士時給事中許孟容禮部侍郎權德輿樂輓轂士號權許德輿稱之於孟容孟容曰我故人子盍不過我傳師徃見謝曰聞之丈人脫中第則累公舉矣故不敢進

孟容曰如子可使我急賢詣子不可使子因舊見我遂擢第德輿門生七十人推為顏子復登制科授太子校書郎以鄴尉直館轉右拾遺左補闕史館修撰遷司門員外郎知制誥召入翰林為學士改中書舍人軫林缺承旨次當傳師穆宗欲面命辭曰學士院長叅天子密議次為宰相臣自知必不能願治人一方為陛下長養之因稱疾出帝遣中使敦召李德裕素與善開曉諄切終不出遂以本官兼史職俄出為湖南觀察使方傳師與修憲宗實錄未成監修杜元穎因建言張說令狐峘在外官論次國書今彙史殘課請付傳師即官下

成之詔可寶曆二年入拜尚書右丞復出江西觀
察使徙宣州師傳於吏治明吏不敢因慎重刑法
每斷獄召幕府平處輕重盡合乃論決嘗擇邸吏
尹倫遲魯不及事官屬屢白易之傳師曰始吾出
長安誠倫曰可闕事不可多事倫如是足矣故所
蒞以廉靖聞入為吏部侍郎卒年五十九贈尚書
傳師性夷粹無競更二鎮十年無書賄入權家初
拜官宰相欲以姻私託幕府者傳師固拒曰誠爾
願罷所授故其僚佐如李景讓蕭寔杜牧極當時
選云治家不威嚴閨門自化兄弟子姓屬無親踈
衣服飲食如一問餉姻家故帑無儲錢鬻宅以葬

子詢

易直 吳興人女為代宗后實生德宗德宗即位詔
贈后曾祖士衡太保祖介福太傅父易直太師弟
易良司空易直子震太尉一日封拜百二十七人
詔制皆錦翠地飾以廐馬負載賜其家貞元七年
詔贈外高祖琳為司徒封徐國公為立五廟以琳
為始祖詔族子房為金吾將軍奉其祀

詢字誠之傳師子既濟孫也亦能文辭會昌初第

進士補渭南尉累遷中書舍人出為浙東觀察使

除戶部侍郎判度支咸通四年為潞州昭義節度

使治尚簡易人皆便安贈兵部尚書子丹舒州團

練判官丹子牢饒州刺史

季詮字子平洪州豫章人少孤事母孝未嘗與人

爭皆以為怯季詮曰吾怯乎為人子者可遺憂於

親乎哉貞觀中侍母渡江遇暴風母溺死季詮號

呼投江中少選持母臂浮出水上都督謝叔方具

禮祭而葬之

孝字子澄武康人學通九經官國子博士子山之



通禮傳訓詁官校書郎山之子豪之通詩禮舉孝廉存誠貞現中進士官錢塘尉房大曆中進士位御史待聘官弘文館學士士弼東宮博士雅深陽令大禮濮陽令庠監察御史微偃師尉並以儒學著名

斌 字安時徐州下邳人初事唐破蜀平康延孝以功為虢州刺史歷隨趙等八州刺史晉開運元年為祁州刺史契丹犯塞至於榆林過祁州斌擊之兵薄城下虜將趙延壽招斌降斌從城上罵曰斌能死國耳不能効公所為也已而城陷斌自盡

崧 閩人唐乾寧初因歸省過臨安錢鏐留為鎮海軍掌書記奏當時書檄表奏多崧所撰

韜文 吳興人吳越時為元帥府典謁叅畫軍務有所裨益後命收鄉郡以為湖州刺史以清操自勵雖時當擾攘不為習俗所移

彬 字子文高安人讀書能詩亂離隱雲陽山楊昊辟致之授校書郎南唐時絕不求進李璟甚見優禮嘗手植一樹命諸子曰吾死墓此及彬卒得一石槲內有一聯云漆燈猶未點留待沈彬來因就墓為今丹陽沈山即其墓也子麟性至孝父死廬墓感慈烏集墓之異

重 字德厚吳興武康人也性聰悟有異常童弱歲

此傳當在六朝殊傳之上

而孤居喪合禮及長專心儒學從師不遠千里遂
博覽群書尤明詩禮及左氏春秋梁大通三年起
家王國常侍梁武帝欲高置學宮以崇儒教中大
通四年乃革選以重補國子助教大同二年除五
經博士梁元帝之在藩也甚歎異之及即位乃遣
主書何武迎重西上及江陵平重乃留事梁主蕭
譽除中書侍郎兼中書舍人累遷員外散騎侍郎
廷尉卿領江陵令還拜通直散騎常侍都官尚書
領羽林監譽又令重於合歡殿講周禮高祖以重
經明行修迺遣宣納上士柳裘至梁徵之仍致書
曰皇帝問梁都官尚書沈重覩夫八聖六君七情
十義殊方所以會軌異代於是率由莫不趨大順
之遙塗履中和之盛致及青緇起焰素篆從風文
逐世踈義隨運舛大禮存於玉帛之間至樂形於
鐘鼓之外雖分蛇聚緯郁郁之辭蓋闕當塗典午
抑抑之旨無聞有周開基爰蹤聖哲拯蒼生之已
淪補文物之將墜天爵具脩人紀咸理朕寅奉神
器恭惟寶闕常思復禮殷周之年遷化唐虞之世
懼三千尚乖於治俗九變未叶於移風欲定畫一
之文思杜二家之說鄉學冠儒宗行標士則卞寶
復潤於荆陰隨照更明於漢浦是用寤寐增勞瞻
望軫念爰致束帛之聘命翹車之招所望鳳舉鴻

翻俄而萃止明斯隱滯合彼異同上庠弗墜於微
言中經罔闕於逸義近取無獨善之訊遠慮有兼
濟之美可不盛歟昔申培艱背方辭東國公孫黃
髮始造西京遂使道為藝基功叅治本今者一徵
諒兼其二若居形聲而去影響尚迷拜而忘觀國
非所謂也又敕襄州總管衛公直敦喻遣之在途
供給務從優厚保定末重至於京師詔令討論五
經并校定鍾律天和中復於紫極殿講三教義朝
士儒生乘門道士至者二千餘人重辭義優洽樞
機明辨凡所解釋咸為諸儒所推六年授驃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露門博士仍於露門館為皇

太子講論建德末重自入朝既久且年過時制表
請還梁高祖優詔答之曰開府漢南杞梓每軫虛
衿江東竹箭亟疲延首故東帛聘申蒲輪徵伏加
以梁朝舊齒結綬三世沐浴榮光祇承寵渥不忘
戀本深足嘉尚而楚材晉用豈無先哲方事求賢
義幸來肅重固請乃許烏遣小司門上士楊注送
之梁主蕭巋拜重散騎常侍太常卿大象二年來
朝京師開皇三年卒年八十四隋文帝遣舍人蕭
子寶祭以少牢贈使持節上開府儀同三司許州
刺史重學業該博為當世儒宗至於陰陽圖緯道
經釋典靡不畢綜又多所撰述咸得其旨要其行

於世者周禮義三十一卷儀禮義三十五卷禮記
義三十卷毛詩義二十八卷喪服經義五卷周禮
音一卷儀禮音一卷禮記音二卷毛詩音二卷

義倫

字順儀舊名義倫以與太宗名下字同名太宗名光

義因止名倫少習三禮於嵩洛間以講學自給周

顯德初往依太祖於同州留幕府繼領滑許宋三
鎮皆署從事掌留後財貨以廉聞及受周禪自宋
州觀察推官召為戶部郎中奉使吳越歸奏便宜
十數事皆從之道出揚泗屬歲飢民多死郡長吏
白於倫曰郡中軍儲尚百餘萬斛倘貸於民至秋
復收新粟如此則公私俱利非公言不可還具以

白朝論沮之曰今以軍儲賑飢民若存飢無徵咎
將安在太祖以問倫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當召
和氣致豐稔豈復有水旱耶此當決於宸衷太祖
即命發廩貸之建隆三年遷給事中明年春為陝
西轉運使王師伐蜀用為隨軍水陸轉運使先是
王全斌崔彥進之入成都也競取民家玉帛子女
倫獨居佛寺飯蔬食有以珍異奇巧物為獻者倫
皆拒之東歸篋中所有纔圖書數卷而已太祖知
之遂貶全斌等以倫為戶部侍郎樞密副使親征
太原領大內都部署判留司三司事先是倫第庠
陋處之晏如時權要多冒禁市巨木秦隴間以營

私宅及事敗露皆自啟於上前倫亦嘗為母市木
營佛舍因奏其事太祖笑曰爾非踰矩者知其未
葺居第因遣中使按圖督工為治之倫私告使者
願得制度狹小使者以聞上亦不違其意開寶二
年丁母憂起復視事六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集
賢殿大學士五年史官李昉扈蒙撰太祖實錄五
十卷倫為監修以獻賜襲衣金帶六年加開府儀
同三司是歲疾作奏乞骸骨復授左僕射致仕雍
熙四年卒年七十九贈侍中謚曰恭惠倫清介醇
謹車駕每出多令居守在相位日值歲飢鄉人假
粟者皆與之殆至千斛歲餘盡焚其券子繼宗

繼宗 字世卿義倫子也倫為樞密副史以蔭補西

頭供奉官倫作相授水部員外郎加朝散大夫轉
屯田郎中出知單州代歸命使京東計度財賦濮
州上貢銀課民織造不折省稅鄆州節度配屬縣
納藥物皆為民病繼宗歸歷言於上以除其弊至
道末領淮南轉運使繼宗善營產業厚於養生不
飲酒不嗜音律而且接賓客終日宴集無倦大中
祥符五年卒年五十五前後錄其子惟溫惟清惟
恭並為將作監主簿惟溫後至秘書丞惟清娶宓
王女宜都縣主至內殿承制

承禮 湖州烏程人錢鏐辟置幕府署處州刺史鏐

子元瓘以女妻之署為府中右職出為台州刺史
元瓘卒子佐嗣以承禮掌親兵倣襲位命知威武
軍節度事充兩浙都鈐轄使王師征江南倣遣承
禮率水陸數萬人助平毘陵因攻潤州城中兵夜
出焚外柵諸將皆欲馳救承禮曰古人有言擊東
南而備西北者此之謂也命士皆環甲蓐食堅辟
不動他壘不設備者悉驚擾獨承禮所部敵人不
敢窺丹陽平遂率兵抵建鄴李煜歸朝錄其功真
授福州節度太平興國初倣盡獻浙右地徙鎮密
州八年卒年六十七廢朝二日贈太子太師中使
護塋

嚴 字叔寬德清人幼負器識善屬文大中祥符八
年登甲科監洪州武寧茶鹽場兼領縣事及卒貧
不能塋太守滕元發為塋於德清之永和鄉范仲
淹為志其墓

播 再世家於杭州之錢塘其先則湖州武康人也
武康之族顯久矣至唐有既濟者為尚書禮部員
外郎生傳師為尚書吏部侍郎贈吏部尚書尚書
生詢為潞州刺史昭義軍節度使自昭義以上三
世皆有名迹列於國史昭義生丹為舒州團練判
官舒州生牢江南李氏時為饒州刺史饒州生廷
蘋為濠州軍事推官濠州生承誨大宋為明州定

海縣主簿累贈光祿卿光祿卿生玉尚書屯田郎
中知真州軍事播真州之子也天聖二年以進士
起家楚州司法叅軍再調池州貴池縣主簿年三
十六卒於京師夫人元氏生子伯莊季長叔通皆
第進士播行義文學政事皆有名於時葬真州城
北之原

扶 錢塘人初仕尚書主客員外郎尋知明州復知
蘇州夫人翟氏始封長安縣君進京兆樂安二郡
君享年五十七以治平三年卒塋錢塘縣龍居山
舅姑之兆王安石為作墓誌銘生子五曰遵翰林
學士諫議大夫知制誥曰迴泰州軍事判官曰遼

將作監主簿監壽州酒曰遼漳州漳浦縣主簿曰
迥試將作監主簿遵別有傳

周 字望之錢塘人沈氏自沈子逞以身屬社稷書
於春秋文學賢勞功名不曠於史而武康之族尤
獨顯於天下至公高祖始徙去自為錢塘人祖某
官咸平端拱間至大理寺丞父某學行顯聞早世
由長子同及公贈兵部尚書公少孤與其兄相踵
為進士起家高郵從事入為大理寺丞監蘇州酒
知平泉縣縣人銘其政於石遂自封州守佐蘇州
由蘇州為侍御史有以丞相指謁公者不為聽居
頃之出刺潤州又刺泉州為治取簡易訟有可已

者輒諭以義使歸思之獄以故少泉州舊多盜日暮市門盡閉禁民勿往來公至除其禁而盜亦以止開封訟數年不遺者以百數公斷治立盡三司使請鑄大錢下其書議議者無敢忤公為其判官獨曰壞四錢為之可以當十民盜變舊錢且盡鑄之為誘民死耳不如無鑄議上如公言上以江東之按察為已悉聞公寬厚即以為使盡歲無所劾而部亦以治稱公以老自請得明州明年遂以分司歸第三月卒塋錢塘龍居里夫人許氏封六安縣君公廉靜寬慎貌和而內有守年七十四更十三官而不一挂於法鄉黨故舊咸稱之子披括括別有傳

兼字子遠明州人沈氏世家吳與其後有陵者仕吳越王卒官明州家之五世而生公公五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再補尉有能名遷衛尉寺丞知湖之歸安縣移知邵武之歸化又有能名遷太子中舍通判蘇州其以能聞愈甚公遇事果急為通判日與守爭可否不為之小屈重犯轉運使使守相與害公天子薄其罪免所居官而已公歸怡怡間為五字詩自戲娛無躁戚言慶曆六年卒於家年七十三夫人柳氏子起好學通政事能守節法第進士別有傳

衡 字公持蕭山人少從外兄王絲學登景祐元年
進士自校書郎遷職方郎中為人嚴整精於吏事
民憚其察不敢有犯弟街熙寧三年進士衡之子
箋會稽籍街之子義俱中熙寧六年進士

康 官常州太守其之任也王安石作詩送之曰作
客蘭陵迹已陳為傳謠俗記州民溝塍半廢田疇
薄厨傳相仍市井貧常恐勞人輕白屋忽逢佳士
得朱輪殷勤話此還惆悵最憶荆溪兩岸春在任
清廉慈惠去之日民不能舍

宣 汝州梁人母亡既葬不塞墓門三十有六月晝
負土夜拊棺而卧妻高氏亦有孝行元豐中褒賜

栗帛

初 字子深無錫人熙寧六年進士文詞典麗時爭
效之元祐尚詞賦朝廷嘗以沈初林希與五賦頌
天下為格初賦後流至西夏夏人織為文錦

遘 字文通父扶為尚書金部郎公初以祖蔭為郊
社齋郎舉進士第一大臣謂已官者不得先多士
乃以遘為第二通判江寧府歸奏本治論仁宗曰
近獻文者率以詩賦豈若此十篇之書為可用也
除集賢校理頃之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尋又知越
州徙杭州為人踈雋博達明於吏治令行禁止民
或不能塋給以公錢嫁孤女數百人倡優養良家

子者奪歸其父母善過僚案皆樂為之用閭巷織
悉必知事來立斷禁捕西湖魚鼈故人居湖上蟹
夜入其籬間遼有客會宿相與食之旦詣府遘迎
語曰昨夜食蟹美乎客笑而謝之嘉祐遺詔至為
次於外不飲酒食肉者二十七日召知開封府遷
龍圖閣直學士治如在杭州蚤作視事逮午而畢
出與親舊往還從容燕笑沛然有餘暇士大夫交
稱其能拜翰林學士判流內銓丁母憂英宗閱其
去賚黃金百兩仍命扶喪歸蘇州既葬廬墓下服
未竟而卒年四十三世咨惜之遺官右諫議大夫
散官朝散大夫勳輕車都尉爵長安縣開國伯食

邑八百戶有文集十卷夫人陸氏封安定郡君子

恭嗣隆嗣延嗣弟遼從弟括皆別有傳遺孫晦宣

及第和間狀元

遼

字獻達遘之弟也幼挺拔不群長而好學尚友

傲晚一世讀左氏班固書小摹倣之輒近似迺鋤
植縱捨自成一家趣操高爽縹縹然有物外意絕
不喜進取用兄任監壽州酒稅吳充使三司薦監
內藏庫熙寧初分審官建西院以為主簿時方重
此官出則奉使持節遼故受知於王安石安石嘗
與詩有風流謝安石瀟灑陶淵明之稱至是當國
更張法令遼與之議論寢拂意日益見踈於是坐

與其長不相能罷去久之以太常寺奉禮郎監杭州軍資庫轉運使使攝華亭縣他使者適有夙憾思中以文法因縣民忿爭相牽告辭語連及遂文致其罪下獄引服奪官流永州遭父憂不得釋更赦始徙池州留連江湖間累年益偃蹇傲世既至池得九華秋浦間翫其林泉喜曰使我自擇不遇爾耳即築室於齊山之上名曰雲巢好事者多往遊遼追悔平生不自貴重悉謝棄少習杜門隱几雖筆硯亦塵埃竟日作為文章雄奇峭麗尤長於歌詩曾鞏蘇軾黃庭堅皆與唱酬相往來然竟不復起元豐末卒年五十四

括 字存中太常卿周之次子龍圖閣學士遵之從弟也以父任為沐陽主簿縣依沐水乃職方氏所書浸曰沂沐者故迹漫為汙澤括新其二坊疏水為百渠九堰以播節原委得上田七千頃嘉祐中擢進士第編校昭文書籍為館閣校勘刪定三司條例故事三歲郊丘之制有司按籍而行藏其副吏沿以干利壇下張幔距城數里為園囿值采木刻鳥獸綿絡其間將事之夕法駕臨觀御端門陳仗衛以閱嚴謹遊幸登賞類非齋祠所宜乘輿一器而百工侍役者六七十輩括考禮沿革為書曰南郊式即詔令點檢事務執新式從事所省萬計

神宗稱善遷太子中允檢正中書刑房提舉司天監日官皆市井庸販法象圖器大抵漫不知括始制渾儀景表五壺浮漏指衛朴造新曆募天下上太史占書雜用士人分方技科為五後皆施用加史館檢討淮南飢遣括察訪發常平錢粟疏溝瀆治廢田以救水患遷集賢校理察訪兩浙農田水利遷太常丞同修起居注時大籍民車人未諭縣官意相挺為憂又市易司患蜀鹽之不禁欲盡實私井而輦解池鹽給之言者論二事如織皆不省括侍帝側帝頷曰卿知籍車乎曰知之帝曰何如對曰敢問欲何用帝曰北邊以馬取勝非車不足

以當之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疾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帝喜曰人言無及此者朕當思之遂問蜀鹽事對曰一切實私井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誠善然患萬戎瀘間夷界小井尤多不可猝絕也勢須列堠加警臣恐得不足償費帝頷之明日二事俱寢擢知制誥兼通進銀臺司自中允至是纔三月為河北西路察訪使先是銀冶轉運司置官收其利括言近寶則國貧其勢必然人眾則囊橐姦偽何以檢贖朝廷歲遺契丹銀數千萬以

其非北方所有故重而利之昔日銀城縣銀坊城皆沒於彼使其知鑿山之利則中國之弊益輕何賴歲餉鄰釁將自茲始矣時賦近畿戶出馬備邊民以為病括言北地多馬而人習騎戰猶中國之工強弩也今捨我之長技強所不能何以取勝又邊人習兵唯以挽強定最而未必能貫革謂宜以射遠入堅為法如是者三十一事詔皆可之遼蕭禧來理河東黃嵬地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遣括往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須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為境今所爭益三十里遠表論之帝以休日開天章閣召對喜曰大臣殊不究本

末幾誤國事命以畫圖示禧禧議始屈賜括白金千兩使行至契丹廷契丹相揚益戒來就議括得地訟之籍數十預使吏士誦之益戒有所問則顧吏舉以答他日復問亦如之益戒無以應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為壯曲為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契丹知不可奪遂舍黃嵬而以大池請括乃還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之純龐人情之向背為使契丹圖抄上之拜翰學士權三司使嘗白事丞相府吳充問曰自免役令下民下詆訾者今未衰也是果於民何如括曰以為不便

者特士大夫與邑居之人習於復除者爾無足恤也獨微戶本無力役而亦使出錢則為可念若悉弛之使一無所預則善矣充然其說表行之蔡確論括首鼠牟剌陰害司農法以集賢院學士知宣州明年復龍圖閣待制知審官院又出知青州未行政延州至鎮悉以別賜錢為酒命塵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群之能者自起酌酒勞之邊人騷激執弓傳矢唯恐不得進越歲得徹札超乘者千餘皆補中軍義從威聲雄地府以副摠管种諤西討援銀宥功加龍圖閣學士朝廷出宿衛之師來戍賞賚至再而不及鎮兵括以為衛兵雖重而無歲不戰者鎮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召亂藏敕書而矯制賜緡錢數萬以驛聞詔報之曰此右府頒行之失非卿察事機必擾軍政自是事不暇請者皆得專之元祐八年卒年六十五括博學善文於天文方志律曆音樂醫藥卜筮無所不通皆有所論著又紀平日與賓客言者為筆談多載朝廷故實耆舊出處傳於世

邈 字子山信州弋陽人進士及第起家補大理評事知候官縣歷知真州福州慶曆初為侍御史時呂夷簡罷相輔臣皆進官邈言爵祿所以勸臣下非功而授則為濫今邊鄙屢警未聞廟堂之謀有

以折外侮無名進秩臣下何勸焉又論夏竦除樞
密使而竦陰交內侍劉從愿使從愿內濟狡譎竦
外專机務姦黨得計人主之權去矣其言甚切權
監鐵判官轉兵部員外郎時選諸路轉運使加按
察使邈與張昱之王素首被選邈加直史館使京
東歲餘入為侍御史知雜事未幾擢天章閣待制
知澶州徙河北都轉運使又徙陝西歲中加刑部
郎中知延州卒於官

遵 太常博士好奇之士也聞歐陽醉翁亭往遊其
地山水秀絕以琴寫其聲為醉翁引以叙其事蘇
軾為作詞以補之詞曰琅然清圓誰彈向空山無

言惟有醉翁知其然一天雨露明月娟娟人未眠
荷蕢過山前曰有心哉此絃 醉翁去後空有朝
吟暮怨山有時而回巔水有時而回淵思翁無歲
年翁今為飛仙此意在人間試聽嶽外兩三絃

躬行 字彬老自幼力學居喪做古棺衾饋奠哀服
之制斥佛事不用始從塘舉林氏後從伊川程氏
蓋田呂氏其學以中庸大學為本篤信而力行之
故能卓然以聖賢為歸平居色怡氣和似不能言
及辨是非則毅然不可奪弟琪亦以行誼聞

千 歸安人元豐二年進士元祐時以直道見擯與
司馬光文彥博等同為蔡京所斥列名黨人碑

起字興宗太子中舍沈兼子也登慶曆進士調滁州判官與監真州聞父病委官歸侍有司劾其擅去終喪帝謂輔臣曰觀過知仁今由父疾而致罪何以厚風教而勸天下之為人子者乃特遷之知海門縣縣負海地卑間歲海潮至冒民田舍民徙以避棄其業起為築堤百里引江水灌溉其中田益闢民相率以歸至立祠以報御史中丞包拯舉為監察御史吏部格選吏以贓私黜法無輕重終身不選起論其情可矜者限年叙用遂著為令立縣令考課法設河渠司領諸道水政乞採漢故事擇卿大夫子弟入宿衛選賢良文學高第給事官省勿專任宦官宗室袒免親令補外官復府兵汰冗卒書數十上以論興國鐵官事不合出通判越州改知新楚二州京東歲飢盜起除提點刑獄至則開首贖法盜轉相束縛唯恐後改開封府判官為湖南轉運使凡羽毛筋革舟楫竹箭之材多出所部取於民無制吏挾為姦起會其當用者自與商人貿易所省十六七召為三司監鐵副史直舍人院熙寧三年韓絳使陝西加起集賢殿修撰陝西都轉運使慶州軍蠻將寇長安起率兵討平之尋知江寧府入知吏部奉使契丹至王庭其位着與夏使苟起曰彼陪臣爾不當與王人齒辭不就

列遂升東朝使者自是為定制六年拜天章閣待
制知桂州後徙秀州卒起生平喜談兵嘗以兵法
謁范仲淹仲淹器其材注孫武子以自見

立字立之舉進士簽書益州判官提舉商胡埽米
擴大河事迹古今利病為書曰河防通議治河者
悉守為法遷兩浙轉運使蘇湖水民艱食縣戒豪
強民發粟以賑立亟命還之而勸使自稱貸須歲
稔官為責償茶禁害民山場摧場多在部內歲抵
罪者輒數萬而官僅得錢四萬立著茶法要覽乞
行通商法三司使張方平上其議後罷榷法如所
請尋召為戶部判官奉使契丹遣行冊禮欲令從

其國服不則見於門立折之曰往年北使講見儀
未嘗令北使易冠服況門見耶契丹愧而止遷京
西北轉運使都水方輿六塔河召與議立請止修
五股等河及漳河分殺水勢以省役從之加集賢
修撰知滄州進右諫議大夫判都水監出為江淮
發運使居職辦治加賜金數詔嘉之知越州杭州
審官西院江寧府立歷事三朝白首一節儲書至
數萬卷神宗問所藏立上其目及所著名山水記
三百卷徙宣州提舉崇禧年卒年七十二

畸字德侔湖州德清人第進士歷官州縣寧寧中
為尚書議禮局編修官召對擢監察御史畸至臺

欲有所論諫而六察無言事乃詣匭上十事言花石擾民土木弊國冗費多思澤濫議論異同下情睽隔其論當十夾錫錢最為剗當畧曰小錢之便於民久矣古者軍興用之或以一當百至千當千此權時之術非可行於無事之世今當十之議固足紓目前然使游手鼓鑄無故有倍稱之息何憚而不為雖日加斷斬勢不可止未能期歲東南小錢輕錢輕則物重物重則民愈因此盜賊所由起也陝西舊無銅錢故以夾錫為貴一切改鑄則猶前日鐵錢耳今東南方私鑄又將使西北效之是導民犯法也進殿中侍御史嘗經國子監門有小內侍從數騎絕道突過驕卒追問不為止臺檄諸司捕之不獲畸風憲之地可但已乎入言之徽宗下內省跡治竟抵罪蔡京興蘇州錢獄欲陷章絃兄弟遣開封尹李孝壽御史張茂直鞠之株逮至千百強抑使承盜鑄罪死者甚衆京猶以為緩帝獨意其非辜遣畸及御史蕭服往代京將啖以顯仕白為左正言及擢侍御史畸至蘇即日決釋無佐証者七百人嘆曰為天子耳目司而可傳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遂閱實平反以聞蔡京大怒削畸三秩貶監信州酒稅未幾卒既而獄事竟復羈管明州使者持勅至家將發棺驗實畸子瘖泣

大宋紀田
李
訴乃止建炎初贈龍圖閣直學士濬官至右正言

墓在下
舍村

木 字子謙石門人第進士宰石城汀寇獨獺邑豪
熊子開等為鄉導巡尉司妄指同姓者捕之木察
其非是破械使捕子開等邑境遂安守真定民有
以田多賦少告訐其仇木謂東西無經界冒佔者
衆不可勝詰亟懲遣之有建議籍民所據官田為
屯可以富國經制司委州根據株連六七百家木
曰此事行則變生矣亟以前牘上之議遂寢邊民
大悅

積中 常州人賜進士出身為辟雍正戶部員外郎

至秘閣修撰河北轉運使召拜戶部侍郎進尚書
知河間真定府時王輔方圖燕地欲覘邊隙積中
至鎮以書謝中書舍人程振盛言其不可振宣告
於朝已而師敗於白溝童貫還罷積中既得燕山
又命以資政殿學士同知府未行而卒貫惡其曩
言追削官職建炎中宰相上其書乃悉復之

皞 嘉定七年以奉直大夫守平江磨勘轉朝議大
夫旋除浙東提刑十六年再任尋以職事修舉除
寶謨閣待制仍賜金帶寶慶元年試登極賦轉通
議大夫除煥章閣待制

義甫 字伯時吳江人嘉定中領鄉薦為南康軍白

鹿洞書院山長舉行朱子學規時稱良師久之致仕歸震澤鎮建義塾講學又建明教堂以祠三賢學者稱時齋先生卒年七十八著遺世頌時齋集振字發之錢塘人累遷星子令有能名公卿使者交薦改大理丞監蘇州稅遷太子中舍司農少卿沈遼為撰墓誌銘

介字德和德清人紹興八年進士歷中書舍人以次對知平江召歸上疏甚愷切明年以兵部尚書為荆湖制置風采震聳邊郡及再知郡上諭以平江輔郡極難其人知鄉政事特加遴選當為朕撫恤百姓均財節用使恩威並施為佳如常平錢米

以備凶荒訓兵令精不必增補至於兵器亦令堅緻其眷遇如此又知成都所蒞繁劇綽有餘暇豪猾斂避焉

墓在方山

樞德清人紹興十五年進士累官侍郎封安吉縣開國男楊邦彥論葉衡援樞為證歎曰此張說故事也豈可畏禍而生其心坐是獲譴墓在石虎山

銖

字子平貴池簿沈播之孫季長子也少從王安
石學進士高第至國子直講季長領監事改審官
主簿坐虞蕃事免歸元祐置訴理所被罪者爭自
列銖獨不言紹聖初起為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
崇政殿說書受旨同編類元祐臣僚章疏以進講
為解拜右司諫辭改起居郎權中書舍人吳居厚
除戶部尚書銖論其使京東時聚斂詔其實狀不

大學紀略

卷七

能對罰金講詩南山有臺至萬壽無期以為此太平之基立而可久之應哲宗屢首肯之拜中書舍人兼侍講俄引疾以龍圖閣待制知宣州卒弟錫錫字子昭以王安禮任為鄂州司戶叅軍崇寧初為講議司檢討蔡京方銓次元符上書人欲定罪錫曰遠方之士未能知朝廷好惡若概罪之恐非敦世厲俗之道京不從除衛尉丞遷祠部員外郎提點江東刑獄知婺州入為左司員外郎兼定嘉二王侍講進太常少卿拜兵部侍郎以徽猷閣待制知應天府徙江寧張懷素誅朝廷疑其黨有脫者江淮間往往以誣告興獄錫至郡有告者按之則妄也具疏於朝由是他郡繫者皆得釋歷知海泰汝宣四州以通議大夫致仕卒贈宣奉大夫

布稷 温州人宣和初知龍泉三年睦賊洪載入寇諸邑皆陷布稷毅然守禦賊至與戰大破之事平朝廷嘉其功增秩一等在邑五年去之日送者涕泣

瑄 字次律德清人宣和中任兩浙漕運王師收方臘瑄規畫應辦民以不擾奉使至燕雲為郭藥師所執遣同李鄴赴闕議和瑄首陳敵情虛實乞召兩淮兵會河北邀擊不聽乃著南歸錄以摠忠憤

墓在淡竹塢

莊可分宜人宣和間進士知錢塘清介自持一錢不取性嗜菊庭植數百本晚年退居益放情於菊後以九月九日卒朱熹為詩哭之曰愛菊平生不愛錢此君原是菊花仙正當地下修文日恰值人間落帽天生與唐詩同一脈死隨陶徑墓千年如今忍向西郊哭東野無兒真可憐

炎字若晦嘉興人寶慶二年進士調嵯縣主簿廣西經畧司准備差遣湖南安撫司幹辦公事討郴寇有功改知金華縣沿江制置司幹官通判和州沿江制置主管機宜文字監三省樞密院編修為監察御史右正言左司諫殿中侍御史景定元年拜諫議大夫加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二年拜同知樞密院事權叅知政事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三年進大學士致仕卒贈少保

煥字天明錢塘人熙寧四年與其二子琰珮至京師司馬光得其所著書十六篇獻諸朝既出而公卿士大夫爭傳之是年登進士第擢開封府推官居歲餘府胥以姦賊敗窮治甚急事連前後尹佐者十餘人而煥無纖毫累由是清慎之譽聞於時超授右正言寶文閣待制元豐二年當遣人使遼賀生辰上難其人朝臣推曰非沈煥不可即日奉

詔行遼人使趙資睦迂煥果不辱命而歸後遼使
至復令煥館客西北之釁遂解章惇為門下侍郎
而給事中為之屬乃奏言給事中三省之屬凡所
封駁宜先稟而後上詔從之煥謂韓忠彥曰噫是
執政之意也給事中失其職矣復奏言願從丁亥
詔為正上從之五年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拜
樞密副使力辭而歸及神宗崩煥赴闕百姓遮道
呼曰此沈相公也公無去願留相天子活百姓所
在數千人聚觀之煥歸錢塘太皇太后屢詔不起
隱於越州鑑湖之澣崇寧四年卒年七十一謚曰
忠肅河南程頤為立傳所著文集二十四卷奏議

十六卷行事一卷家傳一卷立祠法雲寺之右春
秋世祀

琰

字公執忠肅公煥之長子也學於龜山先生之

門崇寧間登進士第拜國子監直講高宗即位擢
監察御史初對上六事一正本二任人三守令四
理財五養民六賑救指陳利病多人所難言者屢
奏秦檜罷和議高宗不憚出語詰琰拱立不為動
伺間復言帝為之改容陞翰林博士因秦檜入相
屢諫不用致仕歸渡江廬於忠肅公墓側晝夜悲
號乾道二年卒年八十一蔡沈為著行狀塋青田
鄉子繼祿

晦

繼祿 字承寵號棲霞道者翰林博士琰之子也七
歲通五經舉神童乾道二年以賢良邊務試禮部
拜將作監丞旋丁父憂廬墓十年不出孝宗召試
拜著作郎遷右正言光宗即位遷右司諫與權臣
不合而歸寧宗又召為侍御史奉使契丹嘉定十
二年充翰林院學士遭歲旱繼祿除其公田租一
萬二千石又請除浙東民租弛其鹽禁使民得賈
海易食以救其飢京師有指韓王為飛語者詔繼
祿窮治繼祿謂謬妄之說起於小人不足窮治且
無以慰韓王心疏成一夕三上上可其奏京師富

民王氏女有色寧宗選入宮中欲立之而易后群
臣莫敢言繼祿獨爭之上悟遂還其家有洞壑八
百餘人自荆襄來歸力請納之不聽遂托疾歸不
兩月壘果為亂朝廷屢詔不起紹定二年上幸其
居講論終日貫穿通洽不可窺其際端平二年卒
兄繼先淳熙進士知江寧府亦甚有賢名公因史
彌遠賈似道柄政誠其子勿仕墓在苦竹山魏了
翁為之銘御製誄詞勅安隱寺收拾賜田祀之子
孫世居霞頭為山陰人

度 字公雅以考功郎中除直秘閣知平江乾道二
年七月召赴行在上曰甲申之歲委卿守吳門未

幾治行昭著果如朕所料可謂得人又詢吳中歲事如何具以豐穰對上曰二年以來水潦軫憂惟恐俱修省以百姓為念耳度奏臣初到郡水歉艱食荷陛下捐四萬餘石馬料以賑濟全活甚衆上曰正賴良郡守措置漢宣帝所謂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即以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

此傳應在晦繼祿前

字元朗翰林學士沈遘孫也宣和間進士廷對第一除校書郎遷著作佐郎金人攻汴京借給事中從肅王樞出質後真為給事中高宗即位言者論晦雖使金艱若而封駁之職不可以賞勞除集

英殿修撰知信州帝如揚州將召為中書舍人侍御史不果召知明州移處州帝如會稽移守婺州賊成臯入寇晦遣浙東防遏使傅崧卿單騎往說臯臯遂降進徽猷閣待制以言者論晦妄用便宜指揮行事降集英殿修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尋復徽猷閣待制知宣州移知建康尋罷紹興四年起知鎮江府兩浙西路安撫使過行在面對言藩帥之兵可用今沿江千餘里若令鎮江建康太平池鄂五郡各有兵一二萬以本郡財賦易官田給之敵至五郡以舟師守江步兵守隘彼難自渡假使能渡五郡合擊敵雖善戰不能一日破諸城也

若圍五郡則兵分勢弱或以偏師綴我大軍南侵則五郡尾而邀之敵安敢遠去此制稍定三年後移江北糧餉器械悉自隨又自乞分兵二千及召募敢戰士三千叅用昭義步兵法期年後京口便成強藩時方以韓世忠屯軍鎮江不果用劉麟入寇世忠拒於揚州晦乞促張俊兵為世忠援趙鼎稱晦議論激昂帝曰晦誠可嘉然朕知其人言甚壯膽志頗怯更觀臨事能副所言與否然晦不為世忠所樂尋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起為廣西經畧兼知靜江府先是南州蠻酋莫公晟歸朝歲久用為本路鈐轄羈縻之後遁去旁結諸峒蠻歲出為

邊患晦選將羅統戍邊招誘諸酋喻以威信皆詣府請降晦犒遺之結誓而去自是公晟孤立不復犯邊晦在郡歲買馬三千匹繼者皆不能及進徽猷閣直學士召赴行在除知衢州改潭州提舉太平興國宮卒晦膽氣過人雖累致人言然其當官才具亦不可掩云

與求 字必先湖州德清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累遷殿中侍御史論范宗尹年少為相恐誤國事高宗不悅以直龍圖閣知台州宗尹罷召還再除侍御史論朱勝非赴鎮太緩致馬進陷九江勝非罷去遷御史中丞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自温州進發

宣和間所製間金銷金屏障什物與求奏康國以
微物累盛德乞斥而焚之仍顯黜康國從之與求
歷御史三院知無不言前後幾四百奏其言切直
有不能堪者上時有所訓勅每曰汝不識沈中丞
耶移吏部尚書兼權翰林院兼侍讀遂出為荊湖
南路安撫使知潭州引疾辭紹興四年出知鎮江
府兼兩浙西路安撫使復以吏部尚書召除叅知
政事金人將入寇上諭輔臣曰朕當親總六軍與
求贊之上書車攻詩以賜上曰朕以二聖在遠屈
已通和今豫逆亂如此安可復忍與求曰和親乃
金人屢試之策不足信也因奏諸將分屯江岸而

敵人往來淮甸當遣岳飛自上流取間道乘虛擊
之彼必有反顧之憂五年兼權知樞密院事六年
張浚出視師不告同列與求歎曰大事不與聞何
以居位遂求罷出知明州七年上在平江召見除
同知樞密院從至建康遷知樞密院事卒贈左銀
青光祿大夫謚忠敏墓在馬鞍山

該 歸安人政和八年進士累官參知政事尚書右
僕射紹興八年金人遣使請和上疏論其非宜又
奏減吳興丁身歲輸五分之四撰易小傳六卷上
之高宗降詔褒美墓在縣西三十里

說 德清人仕至尚書致政歸家每歲歛即發租平

大宋紀略
糶公親自執斛斗每倍量與人見貧甚者必侵密
置斗中鄉人不識公但云彼着青布衫道人量得
米好墓在文野山

作賓 字賓王世為吳興歸安人以父任入仕歷大
理評事改通判紹興府秩滿知台州首訪民疾苦
弛葢禁寬租期均徭役更酒政決滯獄五十日間
盡除前政之弊邦人胥悅而前守嫉其勝已媒孽
之罷去民請於朝借留不遂為立宙賢碑除太府



丞遷刑部郎慶元初除直龍圖閣帥浙東知紹興府韓侂胄方用事族有居越者私釀公行作賓逮捕寘於獄而竄其奴除兩浙轉運副使入奏攢宮一司歲撥經摠制錢為緡率四萬有奇未見弊壞輒加修造妄費固不足計亦非所以安神靈彰聖孝自今有以營繕聞於朝下守臣稽覈畫旨而後興役上首肯再三而修奉者不樂也遷樞工部侍郎兼戶部以言者罷歸起歷知鎮江寧國潭州平江尋命叅贊督府兼權鎮江府請苗戍兵千人又欲以江閩新軍二千人易舊軍千人脩不虞朝廷難之遂請祠言者繼入復召為戶部侍郎軍興之

餘國力殫耗現存金穀僅支旬日作賓考逋負坭吏姦閱三月即有半年之儲除樞戶部尚書母喪終歷授寶謨閣學士江西安撫使兼知隆興府在郡搏錢二十餘萬緡僚屬請獻諸朝作賓謂平生未嘗獻羨以半歸帥司犒師半隸本府除煥章閣學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進顯謨閣學士致仕卒於家贈金紫光祿大夫

復字德之湖州德清人紹興中進士為太常主簿賜對便殿論古今公卿身兼將相南巢之舉尹實視師東山之征周公專之漢之諸葛晉之杜預唐之李德裕皆居然儒者之風今士大夫口不談兵

緩急孰可任者上悅除宗正丞後為工部侍郎拜
端門殿學士同知樞密院事時大臣專政同列承
媚復疑然中立每公會一揖之外無他言有所議
論不為少貶後以資政殿大學士出知荆南四川
鎮江福州所至風采聳然卒謚簡肅墓在縣西赤岡

煥

字叔晦

公諱與前
忠肅公同

試入太學始與陸九齡為友

從而學焉乾道五年舉進士歷太學錄以所躬行
者淑諸人蚤暮延見學者孜孜誨誘長貳同僚忌
其立異會充殿試考官唱名日序立庭下帝偉其
儀觀遣內侍問姓名眾滋忌之或勸其姑營職道
未可行也煥曰道與職有二乎遠私試發策引孟

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言路以為訕已
請黜之在職才八旬調高郵軍教授而去後充幹
辦浙東安撫司公事高宗山陵百司次舍供帳酒
食之需供給不暇煥亟言於安撫使鄭汝諧曰國
有大戚而臣子宴樂自如安乎汝諧屬煥條奏充
修奉官移書御史請明示喪紀本意使貴近哀戚
之心重則芟舍菲食自安不煩彈劾而須索絕矣
於是治並緣為姦者追償率斂者支費頓減歲旱
常平使分擇官屬賑恤得上虞餘姚二縣無復流
殍改知婺源三省類薦書以聞遂通判舒州間居
雖病猶不廢讀書拳拳然以母老為念善類凋零

為憂及卒丞相周必大聞之曰追思立朝不能推
賢揚善予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煥人
品高明而其中未安不苟自怨常曰晝觀諸妻子
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追贈直華文
閣特謚端憲

虛中 字太虛廣德人紹興間為平江儀曹掾攝郡
事會軍中有謀變者虛中挺身造其營語以禍福
白郡守開府庫贍給之皆懽呼投甲論功就擢僉
判時丞相朱勝非充御營使置幕府多所裨贊累
遷吏部尚書所著有資治通鑑事類十卷左傳國
語要畧十卷考異三卷國史要綱二十卷桐川集

十卷行世

我沈氏自昉季公因封土得姓其後子孫蕃衍
星分棋布散處四方而吳興為尤盛由秦漢六
朝以迄唐宋其間或以理學稱或以忠孝傳或
以勲業顯史不絕書第世次無考難以臆綴然
木本水源以大宗視之則均為同派雖不敢強
而附之亦不忍推而遠之謹錄其尤著者列於
篇端題曰大宗紀略俾後世子孫知所取法焉
大宗裔孫鍾謹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大守紀田